

課
謝

M. Gorky.

謝
炳
文
譯



啟明書局印

『深淵』是高爾基紀念碑性的代表戲曲。在他的文學生涯上曾經是劃了新時期的一部傑作。當契訶夫逝世初稿時曾寄書作者致賀，其中寫道：『我已經讀了你的劇本。這是一部嶄新的顯然很好的作品。第一幕寫得最好，這是最好的最有力的一幕。當我讀着的時候，尤其是讀到了末尾，我幾乎喜歡得舞蹈起來。』

它自一九〇二年發表以後，僅僅數年間，單在莫斯科藝術劇院就公演了幾百次；往後德、法、英、美、日本都曾相繼上演。最近蘇聯和美國已把它編成了電影，在銀幕上出現了。從這些事實，就充分地說明了『深淵』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深淵』所取的場面，是十九世紀俄羅斯下層社會的陰慘的生活。作者站在社會道德的見地，完全運着絕對寫實的筆調。他把陷入深淵中的人們的怨嗟、痛恨、憤激與苦惱，都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絲毫沒有加以粉飾或理想化。無疑的，作者是同情於他們的悲慘的命運，同情於他們對現存社會制度的敵意，以及他們的反抗的意志的。然而作者卻也知道他們是絕望了的人物，已經再也不能挽救他們自己，因為他們已經沉湎於酒色，養成了墮落和蔑視勞動的劣根性。

就劇中的人物而言，固然全是被深淵吞噬了的一羣，但實際上他們卻並未絕對地消失了。探究人生的勇氣在這裏，我們也還可以見到兩種社會的乃至哲學的人生觀底爭鬪。看吧，全劇的中心的葛籐，正在於個人主義與社會道德的衝突，尼采主義與基督教主義的論爭上面呢。那浮浪漢莎青正是個人主義與尼采主義的表徵者，而巡禮羅嘉老人卻就是社會道德與基督教的代表者。他們各人都有一種理想的憧憬，各人都有自己對人生的看法。尤其是羅嘉老人，在全劇中算是最出色的一個人物，他企圖用博愛、謙遜和服從運命這種種說教來感化同伴們，然而他的倫理觀念在沉淪了的人們的心目中，委實是太渺茫太空虛了，所以他

的說教，不僅沒有達到積極的效果，甚至到最後，連催眠的作用也完全消失了。

至於『深淵』的形式，可說是屬於挪威劇或西歐寫實劇這類典型的，它特別近似於德國霍甫特曼的織工。這裏所描寫的全是羣衆，卻尋不出一個主人翁。這裏全篇都是取同一個步調，劇情並沒有大的變化，同時舞臺面所出現的人物的行動，也都是在一個主要傾向的支配之下發展的。再者，在劇作的技巧上，也是很特別的。『深淵』完全沒有遵守現代戲劇的規律，一切批評家所說的法則，在這裏是完全用不到的。正如爾斯泰所批評的，高爾基的一切劇作，實在不能算是戲曲。便是在『深淵』裏面，也是既無發端，亦無發展，甚至也沒有所謂大團圓的。全劇人物，除了羅嘉以外，差不多自序幕以至第四幕，始終都處在種種不同的劇情中，所以劇情的意義，往往在一幕或二幕裏面就終結了，它與其他的各幕，簡直完全沒有連絡。有許多舞臺家認爲『深淵』可以把各幕分拆起來上演，其實也是絕可能的事呢。

『深淵』有人譯做『夜店』，大概是取名於它的背景的原因吧。在俄文上原作“*Ná Dvya*”，意思是『沉在底下』。日本昇曙夢譯做『*ドン底*』，甚爲恰當。我根據的是莫斯科藝術劇院腳本的英譯本，題名“*Lower Depths*”。英譯者是美國著名的俄國文學研究者 *Jennie Cowan* 女士。除了以英譯爲藍本外，我曾經參照了原久一郎和昇曙夢的兩種日譯本。關於劇本的對白，盡量地採用了中國下層社會中的土話，這一點算是比較的能傳達原文的神情。此外，第二第四兩幕中的歌，原是伏爾加流域的民謠，經作者把新的歌詞配上了原譜，就顯得特別沉痛悲壯。這裏照錄了歌譜，以便讀者按譜填詞，在悲憤的時候可以放聲歌唱一下。

最後要附記的就是高爾基於一九三二年曾將『深淵』重加修改，但改得怎樣暫時可不知道，容後當專文介紹。其次我這譯稿是一九三一年完工的，因爲人事倉忙，始終未曾問世，卻想不到五年後的今日，竟是哀悼這位世界文學巨人的紀念品啊！

謝炳文記於日本千葉海濱。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高爾基逝世週月紀念日。

劇中人物

密海爾·伊凡諾夫·高斯蒂耶夫——夜店老闆

五十四歲

費希利賽·加坡夫娜——他的妻 二十六歲

娜泰亞——他的妹 二十歲

米迪維德夫——她們倆的叔 警察 五十歲

華斯卡·白比爾——小偷 二十八歲

安得列·米得利契·柯勒西契——銅匠 四十歲

安娜——他底妻 三十歲

娜斯奇雅——賣淫婦 二十四歲

華仙尼雅——賣饅頭婦 約四十歲

布卜諾夫——帽匠 四十五歲

男爵 三十三歲

莎青 四十歲前後

戲子 四十歲左右

羅嘉——巡禮者 六十歲

亞洛雪加——鞋匠 二十歲

第一幕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699291



克利伏·佐甫——腳夫 四十歲
幾個夜宿客，浮浪漢及其他數人。

「廢墟」上面。情節發生於一間夜店和它後面的一塊空地，

第一幕

一間洞穴似的地下室。天花板低而污，嵌入於石壁裏，牆粉和油漆都已剝落侵蝕。有一個窗，高高地開在右牆上面，光線由此射入。室內右角，以薄板隔成一室，作為白比爾底房間。傍近房角，置着布卜諾夫底板牀。室內左角裝着一個俄國式的大火爐。左面的石壁闢一門，通入廚房，華仙尼雅、男爵和娜斯奇雅便住在那兒。火爐與門之間，靠牆放着一張大牀子，蒙了髒骯的棉布。其餘的壁次都排列着板牀子。左壁前面有一木礎，上置鐵鎚和一把小的老虎鉗，稍後有一較小的木礎，柯勒西契坐在那上面，添配着舊鎖底鑰匙。在他底足旁，有兩大串用鐵絲圈着的各種式樣的

2699291

鑰匙，還有一把洋鐵茶壺，一柄鐵鎚和幾個鉗子。室中央放着一張大檯子，兩把椅子和一條板凳，一切都是齷齪的素木器。檯子後面，華仙尼雅正忙着煮茶。男爵坐着嚼一片黑麵包，娜斯奇雅坐在板凳上，肘靠檯子，在讀一本破書。安娜躺在牀上，在帳子裏面咳嗽。布卜諾夫坐在自己牀上，用一個舊式的帽模子夾在兩膝間，當做幫手，試着在裁製兩條袴子。他底周遭雜亂地攤着麻布，油和爛布。莎青剛才醒轉來，躺在牀上呻吟着。睡在火爐頂上的戲子輾轉地在反側，並且不時咳嗽着，但觀衆卻望不見他。

這是個初春的早晨。

男爵 那末以後怎樣呢？

華仙尼雅 不行，我愛的，我說過，不要向我提出這種建議吧。這一切我全都嘗夠了，你得知道——那怕

一百隻紅燒蝦，我也不會再嫁一回人啦。

布卜諾夫 (對莎青說) 你在唸些什麼？

(莎青仍然唸着)

華仙尼雅 我說過，我一個自由的女人，我自家的太太，爲什麼要把我的名字放進別人的護照裏，把自己出賣去做奴隸呢——不行，不行爲着什麼呢——哼，即使那男子是個美國的皇太子，我也不會嫁給他哩！

柯勒西契 你吹牛！

華仙尼雅 什——麼？

柯勒西契 你吹牛！你要跟阿伯拉姆加（卽米迪維

德夫的愛稱——譯者註）去結婚呢……

男爵 (從娜斯奇雅的手裏把書本奪來，讀着標題)

薄命因緣……(發笑)

(男爵看着她，故意把書在空中搖晃。)

華仙尼雅 (對柯勒西契) 你這紫山羊，虧你小子

——叫我牛皮大王你敢這樣對我失禮嗎？

男爵 (用書敲娜斯奇雅的頭) 娜斯奇雅，你這小

傻丫頭！

娜斯奇雅 (過去把書奪回來) 拿書還來！

柯勒西契 哎唷——多麼闊氣的一位貴婦人呵……

：但是嫁了阿伯拉姆，加反正是一樣的——那就是你所期待着的吧……

華仙尼雅 當然咯！還有什麼呢？看你這小子快要把

老婆打死了啦！

柯勒西契 住嘴！你這老狗種！那不干你的事！

華仙尼雅 呵——呵！這在真理上說得過去嗎？你說得過去嗎？

男爵 你們又吵起架來了！娜斯奇雅，你在哪兒？

娜斯奇雅 （頭都沒有擡）嘿——滾開吧！

安娜 （探首帳外）天已經亮了。看上帝面上，請別吵鬧吧！

柯勒西契 又要噁哩咕嚕了！

安娜 每天總是過着可咒詛的日子呀……祇求你們讓我平平安安地死去吧，你們可肯？

布卜諾夫 嚷聲不會妨礙你死去的。

華仙尼雅 （走到安娜牀邊）小母親，你怎麼會

跟這個惡漢湊在一塊兒的呢？

安娜 讓我獨自靜一會兒——請走開吧……

華仙尼雅 唔，唔！你可憐的人兒呀……胸口裏的痛

處怎樣了——好過點吧？

男爵 喂！華仙尼雅上市的時間到了……

華仙尼雅 那末我們馬上就走吧！（向安娜）吃點

熱烘烘的饅頭好嗎？

安娜 不要，多謝你。我怎麼吃得下呢？

華仙尼雅 你一定要吃的。熱的東西——於你是有益的！我拿幾個放在杯子上吧。你喜歡吃的時候就

吃。走吧，大少爺！（對着柯勒西契）你這惡鬼（入

廚房）

安娜 （咳嗽着）上帝，上帝……

男爵 （將娜斯奇雅的頭狠狠地一推）把這本書

拿了去——你這小傻瓜！

娜斯奇雅 （喃喃的唸着）別管我的事兒——我

沒有打擾過你吧……

（男爵隨華仙尼雅退場，彈着舌頭。）

莎青 （在牀上坐起）昨天打我的是那個忘八蛋！

布卜諾夫 難道誰打是有分別的嗎？

莎青 要是他們打我——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打呢？

布卜諾夫 你不是鬪了紙牌嗎？

莎青 不錯！

布卜諾夫 那就是他們打你的原因啦。

莎青 他們是流氓痞子！

戲子 (從火爐頂上伸出頭來) 就在這幾天之中，

他們要把你揍死呢！

莎青 你是個傻小子！

戲子 憑什麼傻呢？

莎青 因為一個人是只能蹺一次辮子的呀！

戲子 (沉默一晌) 我不懂。——

柯勒西契 喂，你從火爐上爬下來吧——動手打掃

房子啦！別再擺什麼大爺的架子哩！

戲子 不干你的貴事！

柯勒西契 待到費希利賽來好了——她會告訴你

這是誰個的事兒。

戲子 滾費希利賽，算什麼！今天打掃，輪到男爵哩

……男爵哩。

(男爵由廚房入)

男爵 我沒有工夫打掃……我要和華仙尼雅一同上市去呢。

戲子 那與我不相干。你喜歡上絞架去也由你吧。這

次拖地板是輪到你的門下——老子呢，是不願替

別人當差的……

男爵 廢話！娜斯奇雅自然會料理妥當的。嘿——這

兒是薄命因緣醒醒罷！別看入迷啦……(從娜斯

奇雅那裏把書奪去)

娜斯奇雅 (站起來) 你究竟要幹嗎？把它還來吧！

你這流氓！這就是你的貴族臭氣啦！

男爵 (拿還她的書) 娜斯奇雅替我掃一回地，——

你可願意？

娜斯奇雅 你別這麼看待人吧！

華仙尼雅 (由廚房走向男爵) 走吧——大少爺！

他們不至於少不了你的戲子！人家既然拜託你，那

末你就做去罷，幫一幫忙——反正不會送你命的。

……

戲子 總是叫我……我真不懂爲什麼……

(男爵由廚房入，肩上的一條木扁担，架着兩

隻用布蒙蓋着的瓦壩。）

男爵 今天担子倒比平素重得多呢！

莎青 這才是出身做男爵的活報應咯，嚟，不是嗎？

華仙尼雅（對戲子）喂，記牢是你掃地。

（穿過大門而去，讓男爵走在前面。）

戲子（從火爐上爬下來）叫我吸灰塵是要不得的。（驕傲地）我這『機體』已經中了酒精的毒了。（在板牀上坐下，默默的沈思着。）

莎青 『機體』(Organism)——『機器』(Organon)……

安娜 安得列·米得利契……

柯勒西契 要什麼，現在？

安娜 那兒有幾個華仙尼雅留給我的饅頭，你把它喫了吧！

柯勒西契（走到她那兒）那末你——你什麼也不想喫嗎？

安娜 我不喫。我怎麼要喫呢？你是一個做活的人——你需要它。

柯勒西契 你着慌了嗎？別這樣吧！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安娜 拿去吃吧！我真難過……我想我總是眼前的人了……

柯勒西契（離開去）別担心——你也許會好的——你決不能這麼說！（入廚房）

戲子（大聲地，彷彿他突然從夢中驚醒過來的樣子。）昨天病院裏的醫生對我說：『你的機體』他說，『完全中了酒精的毒了。』

莎青（笑着）『機器』……

戲子（申辯）不是『機器』——而是『機體』！

莎青 好一個女巫的囈語……

戲子（對他揮拳）別胡說瞎道！我是正經地在告訴你……要是『機體』中了毒……那意思就是說，教我掃地是要不得的——吸進了塵埃！

莎青 這倒是個長命百歲的法門……哈哈！

布卜諾夫 你們談着什麼山海經？

莎青 我們談的是話兒——而且這裏還有一個給你談的——『超自然的』懂不懂？

布卜諾夫 這是什麼意思？

莎青 我不知道——我也忘了……

布卜諾夫 那末你爲什麼要講它呢？

莎青 講講罷了。老哥，我實在被人類的話語——我們的一切話語聒絮死了。聒絮死了！牠們之中的每一句，我的確已經聽過成千遍的了。

戲子 在哈孟萊特 (Hamlet) 裏面，有一句刮刮叫的台辭：『話語，話語，話語！』這是一齣頂好的劇。我還扮過這裏面的掘墓人那個角色呢……

(柯勒西契由廚房入。)

柯勒西契 現在你拿掃帚來動手演吧？

戲子 不干你的貴事。(拍着他的胸口) 奧菲麗亞！

(Ophelia, 是哈孟萊特劇中的女主角，貌極美——

譯者註) 哦——在你的祈禱裏面，記念着我吧！

(舞臺後面有滯重的騷音，哭聲，和警笛的嘯鳴。柯

勒西契坐着做工，喃喃地唸着。)

莎青 我喜愛奧妙的，古怪的字句。在我年輕的時候

——我當過電報手——而且我還唸過一堆兒一

堆兒的書……

布卜諾夫 你真的當過電報手嗎？

莎青 當過的。還有幾部頂刮刮的好書，和許多古古怪怪的字句呢……：：：你知道嗎，我曾經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

布卜諾夫 這話我早就聽過一百遍了。哦，從前你就是個那模樣的人兒呀！其實，那不是怎麼了不起的！便是我——哦——我也做過一次皮貨店的老闆。我有自己的作場——因爲朝朝暮暮染皮子，我的兩隻手兒一直到肘子都變做黃色的了。伙計！我自己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弄得乾淨了——許是我進坎洞去的時候，那雙手也還是全都黃色的吧！但是現在看我一隻手兒——牠們腌臢得可以——就是那麼一回事呀！

莎青 不錯，還有什麼？

布卜諾夫 完了，就是那麼！

莎青 你是什麼意思？

布卜諾夫 哦，呀——那不過是打個比喻罷了——

不論你染了多少顏色，到底也還是全要褪去的。

——對了，對了。

莎青 哎唷，——我的骨都笑痛了！

戲子。（坐下來，抱着他的膝蓋兒）教育全是爛污東西。天才纔算靠得住呢。我認識一個戲子——他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戲文硬背熟的——但是他扮起許多英雄來呢……不知怎的——整個戲院裏的人都會神魂飛躍起來啦！

莎青 布卜諾夫！給我五個可貝克（Rubles 俄幣名）。

布卜諾夫 我自己也只有兩個呢。——

戲子 依我說——天才，那是你扮英雄所必要的。不過天才並不是什麼古怪東西。那祇是對於你自己所具有的自信，自信自己的力量罷了。——

莎青 給我五個可貝克，那末我便信仰你是英雄，是鱷魚似的偉人，是公安局裏的巡長——柯勒西契，給我五個可貝克吧。

柯勒西契 該死的！你們都是該死的！

莎青 小子，你咒詛些什麼呀？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你怕沒有一個可貝克呢！

安娜 安德利——我悶煞了——我透不轉氣兒。——

柯勒西契 教我怎麼辦呢？

布卜諾夫 把大廳的門兒打開就行咯。

柯勒西契 好嘍。可是你小子是坐在牀上，大爺呢，卻在地板上。跟大爺換一換位置，就讓你打開門兒吧。像這樣，老子是會傷風的。

布卜諾夫 （漠然地）我不管你打開不打開——

反正這是你老婆的要求呀。——

柯勒西契 （陰鬱地）我不管要求的是誰——

莎青 我的腦袋好痛呀——唉——人們爲什麼互相拿腦袋來打架呢？

柯勒西契 他們不一定祇是打你的腦袋，身上的別個部分也還一樣的是要打的。（站起來）我得買些線回來——我們的老闆今天來遲了呢——許是他們出了岔子吧！（退場）

（安娜咳嗽；莎青不動地躺着，他的雙手兒疊在他的頭下。）

戲子 （陰鬱的瞧着周圍，一會兒走上安娜那邊）覺得不好過唉！

安娜 我總是透不轉氣兒。——

戲子 要是你願意，我就帶你到門口去。那末，起來吧，來！（他幫她站起來，用破布之類的東西裹住她的肩膀兒，扶她往大門走去。）不好過。我自己也害着病哩——給酒精毒壞了的……

（高斯蒂耶夫出現於門口。）

高斯蒂耶夫 喲，去散步嗎？多麼漂亮的一對配偶呀

——慫慫的武士，佳麗的淑女。

戲子 滾到邊頭去吧，你——你沒有看到我們是病人嗎？

高斯蒂耶夫 請，請走過去吧！（哼着一首聖歌，懷疑地端詳着他的周遭，接着側首向左，似乎在諦聽白比爾的房間裏有什麼動靜似的。柯勒西契一壁在添配他的鑰子，並用銼刀銼削着一壁向高斯蒂耶夫眨了一眼。）銼東西嗎？

柯勒西契 什麼？

高斯蒂耶夫 我是說，你在銼東西嗎？（沉吟一晌）

喂，我不是有件事情兒要打聽你嗎？（低聲地快說）我的老婆來過這兒沒有？

柯勒西契 我沒有看見她。

高斯蒂耶夫 （小心地向白比爾的房間走去，一壁回頭對柯勒西契說。）你一個月祇付了兩個盧布，卻佔着整間房子那麼大的地位。牀咧——你的凳子咧——不錯——你佔了值五個盧布的地位，真是天曉得！照這樣看來，你的房租，我得增收半個盧布才行——

柯勒西契 你倒會套個活結在我的頸子上面，把我縊死呢……依我看，你是個馬上要蹺辮子的人了，還是長長短短的打半個盧布的主意呢？

高斯蒂耶夫 我為什麼要縊死你？那有什麼用呢？上帝保佑你，長命百歲，發發達達吧！——可是我得增收你半個盧布——因為我要多買一些油去點神燈。一方面，我的祭物可以消消我自己的罪過，他方面也給你一樣的贖贖罪。但你倒是不怎麼想到你的罪孽的——不怎麼想到的哦，安德列雪加喲，你真是個罪人呵！你的老婆病得快要死亡也無非是你的罪孽呵——誰都不愛你，誰都不尊重你——你的職業呢，又是轆轤轆轤的鬼鬧，沒有一個不跟

你起衝突的。

柯勒西契（怒吼）你到這兒來幹嗎——特意找我來搗亂的嗎？

（莎青大聲呻吟。）

高斯蒂耶夫（吃驚）上帝喲，多大聲呀！（戲子登場）戲子 我把她放在門口了，還給她裹紮得穩穩貼貼的。

高斯蒂耶夫 你真是個和善的傢伙。那是美德。將來自有報應的。

戲子 什麼時候？

高斯蒂耶夫 在以後，小兄弟——那時候，我們所幹的一切都要清算啦。

戲子 假設你現在就給了我報應好嗎？

高斯蒂耶夫 那叫我怎麼辦得到呢？

戲子 給我的債款勾銷一半就行啦。

高斯蒂耶夫 哦啊！你老弟總是跟我開玩笑——總

是弄些戲謔……難道良心的美德可以用錢來報償的嗎？美德——它是高於其他一切的。至於你欠

我的債款——那依舊是一筆債款，所以你必須償還才行。對於我，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你是應該待得和善一點的，不要急急的求報償吧！

戲子 你是個拐子，老傢伙喲！（入廚房）

（柯勒西契站起，往門口走去。）

高斯蒂耶夫（向莎青）看喲，那轆轤轆轆的銅匠鬼——他溜走了，他不喜歡老子！

莎青 除了鬼，你那樣的人，誰喜歡你呢？

高斯蒂耶夫（笑着）呵，你也是這末尖酸！可是我倒喜歡你們呢！——我完全知道你們，我的不幸的，

被蹂躪的，廢棄沒用的兄弟們呵……（突然急說）

華斯卡在家嗎？

莎青 你自己找去。

高斯蒂耶夫（走到門前扣門）喂，華斯卡！

（戲子由廚房門出現，嘴裏嚼着東西。）

白比爾 是那個？

高斯蒂耶夫 是我——我啦，華斯卡！

白比爾 你找老子幹嗎？

高斯蒂耶夫 (稍退後) 開一開門吧！

莎青 (沒有瞧高斯蒂耶夫) 他就要打開門來啦

——她也在那裏面吧！——

(戲子使一個鬼臉)

高斯蒂耶夫 (用低微而懇切的聲調) 噯有誰在

那裏邊？你說什麼？

莎青 你是對我說嗎？

高斯蒂耶夫 你剛才說什麼？

莎青 哦——沒有什麼，我剛才才是對自己講話呀。

高斯蒂耶夫 夥計，說話留神點兒開玩笑不要拉得

太長啦！(大聲扣門) 華斯萊 (Vassily) 是華斯

卡的愛稱——譯者註)

白比爾 (打開門) 怎麼啦？你跟我搗些什麼鬼？

高斯蒂耶夫 (窺視房內) 我嗎——我看見——

白比爾 你帶了錢來嗎？

高斯蒂耶夫 我有點兒事情要告訴你——

白比爾 你帶了錢來嗎？

高斯蒂耶夫 什麼錢兒？

白比爾 怎麼——七個盧布的錢錢啦——不是嗎？

高斯蒂耶夫 什麼錢，華斯卡呀，你——

白比爾 看喲。昨天，當着證人的面前，我把那隻錶賣

給了你，算十個盧布，你付了我三個現錢——那末

現在得找向你要其餘七個了。你裝什麼傻呀？你在

這兒蕩來蕩去——吵鬧人家——還不曉得想想

你自己日後要怎麼啦。

高斯蒂耶夫 嘻——嘻！華斯卡，別發脾氣吧。那錶囉

——原是那錶——

莎青 偷來的呵！

高斯蒂耶夫 (正經地) 我是一向不肯收買黑貨

的——你怎麼想像得出呢。——

白比爾 (抓着高斯蒂耶夫的肩膀) 你幹嗎吵醒

老子的？你有什么事兒？

高斯蒂耶夫 我沒事兒——一點兒都沒有。我馬上

就走——要是你拿出這末一副神兒來——

白比爾 滾吧，拿錢來！

高斯蒂耶夫 好一個暴徒！老子——老子——

(退場)

戲子 多麼好的一齣滑稽劇呀!

莎青 那個才是妙——我倒喜歡它。

白比爾 他跑到這兒來幹嗎?

莎青 (笑着) 你不知道嗎? 他找老婆來的。華斯卡,

你怎麼畢竟不打他一頓呢?

白比爾 犯不着,我幹嗎讓這種流氓妨礙我的生活呢?

莎青 用點腦筋吧! 那末往後你就能夠討費希利賽

做老婆——就變做我們的老閨了啦——

白比爾 喲,託老天的福! 可是你們已經把老子的傢

使都敗光了,大概爲了我是個軟心腸的獸子吧,再

下去,你們許會把老子所有的一切東西都換酒喝

個乾淨吧。(坐到牀上) 老鬼——他吵醒了大爺

——大爺剛在做着一個美夢啦。我在夢裏釣着魚

——捉了一條極大極大的沙魚——像那樣的沙

魚,你是只有在夢裏才能見得到的呀! 我正在戲弄

着牠——我又生怕繩子會拉斷的。我剛想拿出魚

叉去——我自己想着——在剎那間——

莎青 這怕不是沙魚,而是費希利賽吧——

戲子 他早就捉住了費希利賽了,很早以前——

白比爾 (怒) 你們都給我滾開去吧——連同費

希利賽一塊兒——

(柯勒西契由大門入)

柯勒西契 啊,冷得好兇呵!

戲子 你怎麼不把安娜領回來呢? 坐在那兒,她怕會

凍僵的——

柯勒西契 娜泰亞已經帶她上廚房裏去了。

戲子 當心那老頭子把她攆出來呢!——

柯勒西契 (坐下來做活) 唔——娜泰亞就會帶

她上這兒來的——

莎青 華斯卡——給我五個可貝克吧!

戲子 (對莎青) 喲,你——老祇是五個可貝克

——華斯卡老爺——多些兒,給我們二十個吧。

白比爾 好吧,趁你們沒有開口要一個盧布之前,還

是乾脆的先給了你們的好。這兒,你們拿去滾吧!

莎青 硬旺貨! 世界上再也沒有像偷兒那樣豪爽的

了。

柯勒西契（慍惡地）他們賺錢容易——他們不做活呢。

莎青 許多人也容易賺得錢，但卻不是這末容易叫他拿出錢來呢。做活？要是做活是快樂的——那或許是也願意做活哩。是的——許是願意哩。做活倘然成爲愉快的話，那末生活自然也成爲愉快了。反之，做活若是難受的，那末生活便是椿苦役了。（向戲子）喂，沙爾坦那卜斯（Sardanapalus，爲拜崙所著的悲劇“Sardanapalus”中之主人翁，即古時Assyria之王，他在Medes人圍困王宮時，與其愛妾自焚而死——譯者註）走吧！

戲子 好的，讓咱們走吧，尼布甲尼撒喲！Nebuchadnezzar（紀元前604—561年的巴比崙王，曾攻破耶路撒冷——譯者註）老子的酒量勝過四萬個酒徒呢！（他們退場）

白比爾（打呵欠）喂，你的老婆怎樣了啦？

柯勒西契 似乎是眼前的人呢。（沈默）

白比爾 依我看來，你——我覺得你這樣轉轉轉轉

地鏗鏗下去是不會有出息的。

柯勒西契 那末——教我做些什麼好呢？

白比爾 什麼也不要做。

柯勒西契 那叫我怎麼過活呢？

白比爾 世界上許多人都是設法餬口的。

柯勒西契 他們他們還够得上稱做人嗎？牛渡馬勃——

——他們就是那種東西呀！我嗎，是個勞動者——我甚至羞得朝他們瞧一瞧。我從幼時候起，就給人家奴役了……你們以爲我一輩子都要黏在這兒，不能使我自己脫離這兒了嗎？但是我總要爬出這個地獄的，那怕我的皮膚脫光了——我總得爬出這個地獄等着瞧吧……我的老婆快要死了……我呀，住在這兒不過六個月，可是彷彿有了六年了。

白比爾 這兒沒有一個比你更壞的……你不要隨便什麼都亂說吧……

柯勒西契 對了，沒有比我再壞的。可是他們不要名譽，也不要良心呢。

白比爾 那有什麼用處呢——名譽或是良心？你能够把牠們套在人們的腳上當做鞋子穿嗎？名譽和

良心祇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們才需要的呀……

布卜諾夫（回來）啊——我要凍僵了……

白比爾 布卜諾夫，你有了一個良心嗎？

布卜諾夫 什麼良心？

白比爾 對呀！

布卜諾夫 我要了良心幹嗎？我又不是富翁？

白比爾 剛才我就說過：名譽和良心是給有錢人的

——對呀！但是柯勒西契這小子，倒以此來非難我們，因為我們沒有一點兒良心和名譽。

布卜諾夫 爲什麼——他想借幾個錢用嗎？

白比爾 不——他自己多得很呢……

布卜諾夫 哦——你在召賣良心嗎？我看這四周，你怕賣不了許多的。但如果你有幾隻舊箱子，我倒願意買啦——可是要記一記賬……

白比爾（用教訓的口吻）好個蠢物，安得列錫加

喇講到良心這個問題，你該領教一下莎青——或是男爵的意見哩……

柯勒西契 我沒有要跟他們談論的事情。

白比爾 他們比了你總要聰明點兒——雖則他們

是醉糊塗……

布卜諾夫 酗酒的漢子同時又是很聰明，那才兩全

其美呢……

白比爾 莎青時常說，人人都希望他的朋友有良心，

可是——你瞧——誰也不便自己有一個良心的

——那是事實哩。（娜泰亞登場，後面跟着羅嘉，他手執一杖，背上負着一捆東西，腰帶上佩着一個茶壺和一個瓶子。）

羅嘉 你們可好？誠實的夥計們！

白比爾（撚着他的鬍子）啊——娜泰亞！

布卜諾夫（向羅嘉）我曾經是誠實過的——直到去年的春天以前。

娜泰亞 這兒是一位新客……

羅嘉 哦，在我一切都是一樣的。癩三嗎——我也不會把他們放在心上。因爲在我，便是虱也沒有壞的——牠們都是黑的——全會跳——……親愛的，

指給我看看吧，我可以把我自己安插在那兒。

娜泰亞（指着廚房門）這兒走進去，老伯伯。

羅嘉 多謝你，好姑娘！這塊那塊都是一樣的——我

們上了年紀的人只要是溫暖的地方，總是高興的。

……

白比爾 娜泰亞，你領來了一個多有趣的老怪物啊！

娜泰亞 看那神氣，比你總算有趣點咯！（向銅匠）

安得列，你的老婆跟我們一起在廚房裏——等會

兒你來把她帶去吧……

柯勒西契 好的——我就來。

娜泰亞 你應該對她客氣一點——你知道她活不

了很久了……

柯勒西契 我曉得——

娜泰亞 單曉得是沒用的——這是可怖的事情

——死——你懂得嗎？

白比爾 怎麼——瞧我吧——我可不怕死呢……

娜泰亞 哎唷——你是個怪物，可不是嗎？

布卜諾夫 （彈舌）唉——那線壞了——腐壞了。

——

白比爾 老實說，我是不怕死的！我現在就預備死去

呢。你拿柄刀來，直戳到我的心坎裏吧——我情願

死給你，看一點兒聲也不放出來……甚而高高興

興地——死在這末纖麗的一隻手下……

娜泰亞 （退場）你呀，又跟人家講起山海經來了

哪！

布卜諾夫 （把線引長）唉，這線壞了——腐壞了。

——

娜泰亞 （從大門口向銅匠說）別把你的老婆忘

了啦，安得列！

柯勒西契 好。

白比爾 她真是個乖巧的姑娘！

布卜諾夫 她很行。

白比爾 不知為什麼事使她老不高興，我無論如何

——她住在這兒總不會生出好事來的……

布卜諾夫 那全由你老哥嘍——一定的！

白比爾 怎麼由我呢？我倒非常替她感到悲哀呢！

布卜諾夫 那彷彿就像狼替羊悲哀一樣哪！

白比爾 小子撒謊！我真的替她感到很悲傷……非

常……非常悲傷！她在這兒的生活真是苦呀——

我很知道那個……

柯勒西契 好的，等着你和她說話的時候就給費希

利賽來捉住吧！

布卜諾夫 費希利賽？她是不會把屬於她的東西慷慨地放棄的！她是隻雌老虎呵！

白比爾 （躺到牀上）你們兩個先知給我滾蛋吧！

柯勒西契 等着看——你就明白啦！

羅嘉 （在廚房裏唱歌）『茫茫夜色裏，道路陰森……』

柯勒西契 又有個叫起來了！

白比爾 唉，真是沒趣兒！我爲什麼這末沒趣兒？人們

生活着——彷彿什麼都是樂意融融的。但是突然來了一陣寒噤——什麼都變做沒趣兒了……

布卜諾夫 沒趣兒？哼！

白比爾 是的——是的——

羅嘉 （唱着）『啊，道路陰森……』

白比爾 嗨，老傢伙！你在那兒唱歌！

羅嘉 （從廚房門伸首）你喚我嗎？

白比爾 是的，不要唱吧。

羅嘉 你不高興聽嗎？

白比爾 要是唱得高明，那我就喜歡聽啦！——

羅嘉 換句話說——我唱得不高明，是嗎？

白比爾 確實如此！

羅嘉 難怪，難怪——我想自己倒唱得很不壞呢。事情總是這樣的：有人猜想以爲這件事是他的拿手了，那知道突然他發見了別人卻不以爲然哪……

白比爾 那說得一點兒都不錯……（笑着）

布卜諾夫 剛才覺得沒趣兒——現在卻笑起來了！

白比爾 不干小子的事，你這烏鴉！

羅嘉 他們說誰個沒趣兒？

白比爾 就是老子。

（男爵登場）

羅嘉 對了，對了——就在廚房裏有個姑娘，她一壁

讀書，一壁在哭呵！真的那麼啦！她的眼兒淌着淚水……

……我問她：『怎麼一回事兒？親愛的？』她回答說：

『這是多麼傷心呀！我又問：『爲甚多麼傷心呢？』

『這部書啦！』她說——人們就是那樣把時間浪費着的呀！祇是因爲他們心裏煩罷了……

男爵 她是個傻丫頭！

白比爾 男爵小子，喝了茶沒有？

男爵 喝過了呀。還有什麼呢？

白比爾 那末——讓大爺開瓶酒兒怎麼樣？

男爵 自然很好咯。還有什麼呢？

白比爾 那末你把四肢都落地，裝狗仔一般的叫幾

聲給大爺聽聽！

男爵 傻瓜這樣算什麼呀？怕是喝醉了酒吧？

白比爾 來吧——少叫幾聲就行了！好給大爺開個

心。你是貴族哩。先前你把咱們不當人看呢，是嗎？

男爵 再有什麼呢？

白比爾 喲——現在我要教你學狗叫了——叫叫

看，不會嗎？

男爵 好的。我叫給你聽吧。你這蠢貨！可是你還能取

到什麼樂兒呀，等我自己知道了我自己沉到了比

你還要低微的處所的時候。要是你是好漢，你就該

在當年大爺站在你的上面時，教我四肢落地啦。

布卜諾夫 那說得一點兒都不錯……

羅嘉 不錯，我也是這末說！

布卜諾夫 既往總是既往。剩下來的不過一點瑣事

罷了。我們知道在這兒就沒有階級的等差。我們已

經把一切的驕傲和自尊都剝除得乾乾淨淨了。血

和骨——人——光人——那就是我們！

羅嘉 換句話說，我們都是平等的……你呀，朋友，你

可真的做過男爵嗎？

男爵 你是什麼人？一個鬼吧？

羅嘉 （笑着）我生平見過伯爵和公爵——如今

卻第一遭兒拜見男爵——而且是一個坍了台的

男爵——坍台坍到了這樣！

白比爾 （取笑）男爵喲，我給你羞死了呢！

男爵 腦袋弄得清楚點兒吧，華斯卡……

羅嘉 哈哈——我看着你們，夥計們呀——你們過

的生活。

布卜諾夫 是這末一種生活！只要太陽一上昇，我們

的嚷聲也就馬上響起來了——總是吵架，生氣！

男爵 哼，我們也過了些好日子呢——是呀，我常時

早晨一醒轉來，就在牀裏用着咖啡的——咖啡

——還放牛奶哩！是的——

羅加 然而我們畢竟都是人類。你儘管爲所欲爲吧，

你儘管把空氣全由你去呼吸吧，但是歸根結蒂，反正你總是個生下來的人，同時也總得要死去的人吧。依我所觀察的看來，越是聰明的人就越忙碌，——雖然越弄越壞，小壞變成大壞，可是他們依舊掙扎，想有進步——再接再厲地。

男爵 你是個什麼人呀，老頭兒從哪兒來的呢？

羅嘉 我嗎？

男爵 你是個浮浪漢吧？

羅嘉 我們都是浮浪漢呢——爲什麼——我聽別人說過，我們在這個地球上行動不是什麼，祇是宇宙間的一個浮浪漢罷了。

男爵 （正經地）許是對的。你可有護照嗎？

羅嘉 （沈默少頃）你是什麼東西——是個包探麼？

白比爾 （痛快地）說得妙，老頭兒！男爵小子，這陣子你可吃了生活了！

布卜諾夫 是的——我們的大少爺吃了生活了！

男爵 （狼狽地）什麼一回事？我不過說着開開玩笑的呀，老人家。怎麼，夥計，連我自己都不曾有一

張護照呢。

布卜諾夫 你扯謊！

男爵 噯——不錯——那一種紙片我倒是有的一——

——但牠們已經不中用了。

羅嘉 只要牠們是紙，反正都是一樣的——要不是

紙，那才壞呀。

白比爾 男爵——跟我上酒館去吧。

男爵 馬上就去。再會，老頭兒——你這個老奸巨滑。

羅嘉 夥計，我許是其中之一吧！——

白比爾 （走近門口）往前走吧——走吧！

（退場，男爵迅速地接踵而去。）

羅嘉 他先前真的做過男爵嗎？

布卜諾夫 誰知道呀！許是一個紳士吧——是啦。便

是現在，他也還帶些紳士臭氣呢。有時候，他總要拿出來啦。他是決不能改去這種習氣的。

羅嘉 貴族習氣正和痘瘡一樣。雖然痊愈了——但牠卻把疤痕留了下來……

布卜諾夫 其實平常他倒是很好的——不過有時候要露一下馬腳——好像剛才盤詰你的護照那麼一種神氣……

(亞洛雪加登場，微有醉意，提着手風琴，彈着舌。)

亞洛雪加 嚶呀，宿客們喲！

布卜諾夫 你嚷些什麼呀？

亞洛雪加 對不起，寬恕我吧——懇求你的恩赦！

是個有禮貌的人呢——

布卜諾夫 又是酌了酒吧？

亞洛雪加 你說得對呀！不多一息，密德耶金，那區長

小子把大爺從警察所裏攆了出來，還噤咕的說：

『瞧這兒——我不高興你的，即使是你的臭氣兒

留在這街上——你聽見嗎？』大爺是個抱高尚主

義的人，而那區長小子反跟我作對頭——區長算

得什麼啦——呸——這全是囁語——他小子才

是酒鬼呢。大爺對於生活不會要求過這樣那樣。什

麼都不要——就是那麼慷慨啦。送我一個盧布也

好，送我二十個盧布也好——總是引動不了大爺的心的。(娜斯奇雅由廚房登場)給我一百萬嗎——大爺都不會要它！它要想到大爺是個可敬佩的人，受同黨的命令可辦不到——雖然他是個酒糊塗啦！大爺不高興——大爺不高興！

(娜斯奇雅站在門口，對亞洛雪加搖搖頭。)
羅嘉 (和善地) 喂，孩子，你有點兒弄糊塗了吧！

布卜諾夫 人們不是傻子呀！

亞洛雪加 (躺在地板上) 這兒，把大爺生吞了吧！

——大爺什麼都不想要。大爺算是沒出息的，那末

拿出好一點的人兒來給我看看吧！大爺爲什麼比

別個要壞呢？他媽的密得耶金那小子說：『要是以

後你再在街上露出一露面，我一定把你的鬼臉刺個

窩窩！』我倒偏要出去哩——我要去的——在十

字街口睡個大字給他看看——看他們把大爺絞

死不成——大爺一樣東西都不要！

娜斯奇雅 可憐的人兒呀——還祇是個孩子啦！

——就學上了這麼一股神氣了！——

亞洛雪加 (跑在她的跟前) 小姐喲！姑娘喲！說法

國話呀？——時髦女郎呀！——大爺喝醉了。——

娜斯奇雅（大聲密語）費希利賽來了！

費希利賽（急啓門，向亞洛雪加）你又到這兒來了？

亞洛雪加 你近狀何如？——進來吧——歡迎之至

費希利賽 我吩咐過你，小狗仔，不准你的影踪碰着

這周遭——現在你又跑回來了——唉！

亞洛雪加 費希利賽·加坡夫娜喲……大爺唱闌

葬儀進行曲給你聽聽，好嗎？

費希利賽（抓着他的肩膀）滾出去！

亞洛雪加（退向門口）等等——你不能把大

爺攆出這塊地方！這個儀式進行曲是大爺剛才學

會了的呢！這是嶄新的音樂……等等吧——你

不能那樣地把大爺攆出這兒！

費希利賽 我給顏色你看看，到底能不能夠。我要把

全街的人都召喚起來，對付你這畜生——你這個

生四張嘴的畜生——你要把我的事情東吠西叫，

你還太小啦——

亞洛雪加（奔走）好——大爺走開就是——

費希利賽 看着——我此刻就把你抓住！

亞洛雪加（啓門，怒嘯）費希利賽·加坡夫娜喲

——大爺不忌憚你啦——（隱匿）

（羅嘉笑）

費希利賽 你是誰呀？

羅嘉 是過路人——旅客……

費希利賽 宿一晚的，還是打算在這裏長住？

羅嘉 讓我斟酌一下子吧。

費希利賽 護照有嗎？

羅嘉 有的。

費希利賽 拿給我看一看。

羅嘉 等會兒送到府上來……

費希利賽 你稱自己做旅客要是你說你是浮浪漢

——那樣怕要來得真實些吧——

羅嘉（嘆着氣）你多麼不客氣呀，太太！

（費希利賽走往那通到白比爾房間的門口。

亞洛雪加從廚房門內探首伺望。）

亞洛雪加 她走了沒有？

費希利賽 （回顧）你還在這裏嗎？

（亞洛雪加一壁吹笛，一壁隱匿了。娜泰亞和羅嘉都發笑。）

布卜諾夫 （向費希利賽）他不在這兒——

費希利賽 誰呀？

布卜諾夫 華斯卡咯。

費希利賽 我向你打聽過他嗎？

布卜諾夫 我看見你迴旋地在尋找啦——

費希利賽 我是在察看東西是不是放得井井有條，

你懂了嗎？地下怎麼到這時候都不會掃過？我老是

吩咐你們把房子弄得清潔點，這樣的不知說了幾次了？

布卜諾夫 今天是輪到戲子掃地——

費希利賽 不管這次是輪到誰個！要是衛生巡查來，

給查出罰了錢，那我就得把你們攆出去的——

布卜諾夫 （鎮靜地）那末你將怎麼過活呢？

費希利賽 總之，我不高興有一點兒塵埃！往廚房，

向娜斯奇雅）喲，你在這裏閒蕩些什麼呀？怎麼你的鬼臉老是鼓得脹膨膨的呢？怎麼你老是木偶似的站在這兒呢？——把地掃一掃喂，你看見娜泰亞沒有？剛才她來過這裏沒有？

娜泰亞 我不知道——沒有見過她……

費希利賽 布卜諾夫！我的妹子來過這裏嗎？

布卜諾夫 剛才她帶了這位老頭子來的。

費希利賽 那末那個——他剛才也在家嗎？

布卜諾夫 是說華斯卡嗎？不錯——剛才娜泰亞是

跟柯勒西契在說話——

費希利賽 我沒有問你跟她說了話的是誰個。啊，什

麼地方都是腌臢呢——髒東西——啊，你們這些

豬獠！洗洗乾淨吧——聽懂了嗎？（急退場）

布卜諾夫 唉，她是隻多粗暴的野獸啊！

羅嘉 她是個婦人，那意義就了不起啦！

娜斯奇雅 要是你度着這樣的一種生活，保你也變

了畜生啦——無論哪個只要和她一樣地跟這末

一個男人湊了夥，那就完了……

布卜諾夫 不錯——可是那個夥伴不會使她煩惱

了多少的——

羅嘉 她老是鬧着這一副潑辣的神氣嗎？

布卜諾夫 老是如此。你知道，她是找情夫來的——

但是碰巧他不在家裏——

羅嘉 我猜想她受了創傷。啊——啊！人人都是想出人頭地佔上峯的——還用了各種刑罰來威嚇別個——可是人生上依舊沒有秩序……沒有貞潔……

布卜諾夫 世界上是誰都愛秩序的——但少數人的頭腦卻是不配啦。一切都是同樣的——房間是

必須打掃的——娜斯奇雅，你幫一下忙吧。

娜斯奇雅 呵，這是理所當然的嗎？還有什麼呢？想明白點，我是你們的丫頭嗎？（沉默）今晚我打算喝個大醉呢——酩酊大醉！

布卜諾夫 好事情！

羅嘉 姑娘，你爲甚麼要喝酒？不多一會，你還在哭呢——現在卻說要喝酒去了——

娜泰亞（大膽地）我呀，喝了酒——然後再哭——那才是有味啦——

布卜諾夫 那是虛無之至！

羅嘉 可是爲了什麼理由呢——告訴我吧！那怕是一個小疱，也一定有一個原因的（娜斯奇雅沉默着，搖搖頭）啊——你們這些人兒——你們到底要弄出什麼一個岔子來呀？是了——我來掃吧。喂，你們的掃帚在哪塊？

布卜諾夫 在門背後——走廊裏——（羅嘉走入

廊下去）喂，娜斯奇雅！

娜斯奇雅 喂？

布卜諾夫 我問你，費希利賽爲什麼見了亞洛雪加那樣容不得？

娜斯奇雅 就因爲他告訴旁人什麼華斯卡已經討厭她，想跟她絕交咧——什麼他打算跟娜泰亞去軋妍頭咧——就是我呀，也要脫離這裏——自己找個別的宿舍來住——

布卜諾夫 爲什麼哪兒去找？

娜斯奇雅 我討厭這裏——我不高興住在這裏啦！

布卜諾夫 無論哪兒，都不會希罕你的吧——總而言之，地球上誰都覺得你是累贅的……

（娜斯奇雅搖著頭。站起，緩緩地，幽靜地離開地下室。米迪維德夫登場，羅嘉拿了掃帚跟在他後面。）

米迪維德夫 哎，我想我不認識你呢——

羅嘉 那麼旁的人怎樣呢——你都認識他們嗎？

米迪維德夫 在我的管轄區域之內，每個人我都得認識的。唯有你，我倒不熟呢。

羅嘉 那是因為，舅公喲，整個世界不能都劃入你的管轄區域裏——此外還有旁的不得不在你管轄之外的人們囉……（入廚房）

米迪維德夫 （走到布卜諾夫那邊去）這倒是真實情形的——我的管轄區域固然很小——可是比較無論哪個頂大的都會都要壞些。即如剛才在下差之前，我真要把亞洛雪加那鞋匠小子帶進局裏去啦。你想想看——他那小子嗎，伸手挺腳地躺在十字街口，還玩着他媽的手風琴，大嘟嚕的嚷着：『咱不要甚，不要甚！』馬兒沒有間斷的跑過——但貨車雜沓得非常，他小子要壓死就容易啦——但

他卻還是那麼大膽上去呢！他真是個野蠻的小子——所以我就一把扭住了他的衣領——他小子真高興闖出禍根來呀！

布卜諾夫 今晚下棋來嗎？

米迪維德夫 好的——我一定來——華斯卡怎麼了呢？

布卜諾夫 當然老樣子咯——

米迪維德夫 意思是——他仍然在過日子吧？——布卜諾夫 他爲什麼不玩呢？他的日子過得很不壞呢。

米迪維德夫 （疑惑地）他爲甚麼不來（羅嘉手持水桶入大門）唔，不錯——關於華斯卡的事情，外邊謠傳得很囂塵呢。你聽到過沒有？

布卜諾夫 我聽到過各種談論……

米迪維德夫 好像有幾種是講到費希利賽的吧。關於這點，你聽到過沒有？

布卜諾夫 什麼？

米迪維德夫 哦——怎麼——普遍的說啦。也許你是知道的——扯謊吧。個個人都知道——（儼然

地)夥計,你不必扯謊吧!

布卜諾夫 夥計,我幹嗎要扯謊?

米迪維德夫 算了,狗仔們呀!他們說華斯卜和費希

利賽……但那干我什麼事?我又不是她的老子。我

只是她的阿叔呀。他們幹嗎嘲弄我呢?(華仙尼雅

登場)人們不知爲了什麼事,他們總要取笑一切

事情。喲——你來了嗎?

華仙尼雅 好呀——我的生相思病的局長——布

卜諾夫,喲!這不要臉的傢伙在市場上又到了我這

兒來,糾纏不清的要我嫁給他啦……

布卜諾夫 嫁就嫁吧,爲什麼不高興呢?他有錢,又是

個身子長得結實的漢子……

米迪維德夫 我嗎?——我可以說是這麼的。

華仙尼雅 好個暴徒!你敢提起這一層!我早就嘗過

一次這樣的滋味啦,親愛的呀!一個女子嫁人,那正

像冬天跳進冰窩裏去一般。一個人經驗了一次,她

就一輩子也忘不了它……

米迪維德夫 慢點兒!你得知道,老公也有好幾種哩!

華仙尼雅 可是在我卻都是一樣的!當我的親愛的

丈夫一命嗚呼了的時候,我就整天單獨的度起生
活來了——真是高興得不堪!我癡騃的坐着,祇是
不相信這究竟是真的不……

米迪維德夫 不過要是你的丈夫無緣無故地毆打

了你,你是可以到公安局去哭訴的。

華仙尼雅 我對上帝哭訴了八年呀——可是他並

沒有幫助我啦!——

米迪維德夫 在現代卻是有法律禁止毆妻的……

這近來厲行得很呢——無論什麼地方,法律和秩

序總是有的,你不能不說來歷就動手打人吧。如其

你是爲了奉行紀律——那就不打緊……

羅嘉 (與安娜一同登場) 哦啊——好容易,我們

老朽的人兒畢竟走到了這裏,喲,你呀!你瘦弱到了

這個模樣的人兒呀,怎麼還獨自個在走路呀?你的

牀在哪兒?

安娜 (指着自己的牀) 謝謝你,老伯伯。

華仙尼雅 瞧吧——她是嫁了人的——瞧瞧她吧!

羅嘉 這位弱小的女人真是病得危危乎了……她

還是沿着門在匍匐,死命的靠着壁呻吟——唉,你

們怎麼讓她獨自個在那兒呀？

華仙尼雅 啊，完全是我們的不當心，小爸爸——寬恕我們吧！她的丫頭呢？似乎是散步去了……

羅嘉 好的——你打我的哈哈……可是，別的倒不打緊，像這樣一個人兒，你們怎麼可以糊里糊塗呢？無論是誰或是怎樣的人兒，每個人類的性命總有它的價值的……

米迪維德夫 是的，看護是必須的！假設她驀地裏蹣了辮子呢？——那就得弄出一堆麻煩了……我們應該當心她！

羅嘉 當真不錯，巡長老爺！

米迪維德夫 哦——是的——雖則我還沒有當巡長——嚶——還沒有！

羅嘉 不，不你的一舉一動倒是很桓桓乎呢！

（門口有雜沓的登音，混亂的叫嚷聲。）

米迪維德夫 又是什麼——吵架嗎？

布卜諾夫 聽聲音是對的。

華仙尼雅 我出去瞧瞧看……

米迪維德夫 我也去。這是我的責任！人們打架，爲甚麼去勸和呢？不多一息，或是到了後來，他們自己也會歇手的。因爲打架打得厭倦了，爲甚麼不讓他們打個落花流水呢——自由地，要是他們記住了先前幾次的挨打——他們便十有九遭不肯打架了……

布卜諾夫 （從他的牀上爬下來）你怎麼不把這種高見對你的上峯去說呢？

高斯蒂耶夫 （推開門兒就呼嘯）阿伯拉姆！快來吧——費希利賽在殺娜泰亞呢——快來吧！

（華仙尼雅、米迪維德夫和布卜諾夫都衝入走廊去，羅嘉望着他們，搖搖頭兒。）

安娜 啊，上帝——可憐的弱小的娜泰亞啣……

羅嘉 那邊打架的是些什麼人呀？

安娜 咱們的老板娘——她們是姊妹啦……

羅嘉 （走向安娜）爲着什麼呀？

安娜 啊——什麼原因也沒有——除了她們倆都

胖了一點，身子怪強健的……

羅嘉 喂，你的名字什麼？
安娜 我叫安娜……我見到你……唉，你真像我的
父親——我的親愛的父親……你跟他一樣的和
藹呢——一樣的溫柔……

羅嘉 溫柔！他們把我壓榨，直到我變成了溫柔！
(顫顫地發笑)

——幕——

第二幕

舞台與第一幕同——晚上。

莎青，男爵，克利伏·佐甫和韃靼人在靠近火爐的板牀上鬪牌。柯勒西契和戲子旁觀着他們。布卜諾夫在他自己的牀上和米迪維德夫在下棋子。羅嘉坐在一條傍近安娜牀畔的小凳上。室內點着兩盞燈，其一懸於近那鬪牌者的壁次，其他則懸於布卜諾夫寢榻的上方。

韃靼人 我再玩一套——那末我就歇手了……

布卜諾夫 佐甫唱吧（他歌唱）

『太陽東昇和西沉……』

佐甫（承唱）

『我的牢獄陰森，陰森……』

韃靼人（向莎青）喂，把牌洗一洗——把它們洗得高明點吧。咱們曉得你弄的花樣——

佐甫和布卜諾夫（合唱）

『白晝黑夜，在我的窗下，』
『那些獄守老邦緊緊伺望……』

安娜 挨打哪——受奚落哪——我這一輩子除了挨打受罵以外，什麼都沒有呵……

羅嘉 別煩惱，小母親！

米迪維德夫 看你移往哪兒去！

布卜諾夫 哦，對了——那就行啦……

韃靼人（用他的拳頭威嚇莎青）嘿，你打算把那張牌藏了嗎？已經被我瞧見了啦——你這流氓……

……

佐甫 歇了手吧，海辰喲！他們橫橫直直都是欺騙咱們……再唱啦，布卜諾夫！

安娜 不挨餓的日子呀，我簡直一天都記不起來……

……我總是害怕着，失着眠，吃着，躺着……我已經戰

顫顫的震抖了一輩子了——我害怕我要沒有第

二頓飯吃……我一生著的都是襤褸的破衣——

一切都由於我的薄命吧——可是爲了什麼原由

呀……

羅嘉 是呀，是呀，孩子喲——你倦了——不要放在

心上吧！

戲子（向佐甫）出約克（Jack）——約克呵，畜生！

男爵 那末我們來出王（King）

柯勒西契 他們老是贏哩。

莎青 那是咱們的老例。

米迪維德夫 我有一張皇后（Queen）呢！

布卜諾夫 我也有一張啦！

安娜 我快要死了……

柯勒西契 瞧呀，瞧呀！韃靼王子啊！丟了這盤勝負吧

——丟了它，我忠告你！

戲子 沒有你的幫忙，他就玩不成了嗎？

男爵 看看！安得列小子，大爺要揍死你！

韃靼人 做莊的再把牌分派一次吧——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我也是這樣咯！

（柯勒西契搖搖頭兒，走到布卜諾夫那兒去了。）

安娜 我繼續不斷的凝想着——我在別個世界裏面也要遭罹痛苦，和這裏所忍受的一模一樣吧，這

是可能的嗎——這是可能的嗎？那兒也是這樣的嗎？

羅嘉 沒有那類事的！你別煩擾你自己！你在那邊會

獲得安息的……耐心點吧。我們大家都受着難，親

愛的，祇是各人遭際不同罷了！（起立，快入廚房）

布卜諾夫（歌唱）

『儘你長久伺望……』

『我總不會逃亡……』

兩人（合唱）

『我早該逃跑逃跑……』

『啊呀！我毀不了我的鏢鏑……』

韃靼人（怒叫）他把那張牌放進他的袖子裏去了！

男爵（狼狽地）沒有的事，你小子要大爺把它塞

進你的鼻孔裏去吧？

戲子（着重地）王太子你弄錯了吧——沒有誰

——曾經……

韃靼人 我看見的小子騙人！我不玩了啦！

莎青（收拾着牌）滾你的讓咱們來好了，海辰：

：你早曉得咱們是騙子——你怎麼會來跟咱們玩呢？

男爵 他小子輸了四十個哥貝克，就跟失去了家產一般地喊了起來！那樣還算是一個王子啦！

韃靼人（興奮地）鬪牌就玩得一個誠實呀！

莎青 爲着什麼？

韃靼人 你說『爲着什麼』是什麼意思呀？

莎青 一點兒也不錯，爲着什麼呀？

韃靼人 你不知道嗎？

莎青 我不知道，你呢？

（韃靼人暴怒地唾口水，其餘的人都笑他。）

佐甫（態度和藹地）海辰！你真是一個有趣的傢伙。

想明白點吧！要是他們誠誠實實地幹，那末三天之內他們就得餓死啦。

韃靼人 那不管我的事。你們一定要誠實地去幹才行！

佐甫 他們把你欺了！來，讓咱們喝茶吧……（歌唱）

『啊，我的鎖鍊，我的沉重的鎖鍊……』

布卜諾夫（歌唱）

佐甫 『你是我底堅硬鏗鏘的監衛』
來吧，海辰啲！（歌着退場）

『我不能扯碎你，不能打開你……』

（韃靼人對着男爵威嚇地揮揮拳頭，跟在佐甫的後面退出室內。）

莎青（向男爵笑着）呵哈，你皇上陛下呀，你又是

輝乎其煌地坐在污泥裏了！看你人嗎，倒像是受過了教育的——可是藏起牌來，你卻是一個獸子啦。

男爵（伸展着兩手）鬼才知道怎樣去偷牌的……

戲子 總之，你不是天才——你沒有自信——沒有

那東西你什麼事都做不成……

米迪維德夫 我有兩張皇后——你也有兩張——

哦，成的……

布卜諾夫 一張也够啦，要是她有了腦筋的話——

鬪吧！

柯勒西契 阿伯拉姆·伊凡諾維奇大將，你輸了嗎？

米迪維德夫 不干你的貴事——懂得嗎？閉嘴！

莎青 我已經贏了五十三個哥貝克了。

戲子 那裏面的三個給了我吧……雖然，我要了它們幹嗎？

羅嘉 (由廚房入) 唉——韃靼人的錢都被收刮盡了吧，噯，你又要喝伏特加 (Vodka, 俄國酒烈——譯者註) 去嗎？

男爵 跟咱們一塊去吧。

莎青 我倒很想瞧瞧你酌了酒的時候，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

羅嘉 跟我不醉的時候一樣。

男爵 來吧，老頭子——我給你背兩首詩兒……

羅嘉 什麼？

戲子 詩啦，你不知道嗎？

羅嘉 詩嗎？我要了詩幹嗎？

戲子 它們有時候滑稽——有時候卻悲傷。

莎青 請了，詩人，你來嗎？(與男爵同退場)

戲子 我就來的。我要追着你們一塊走。舉個例子吧，老頭子，噯，這兒有一節詩兒——我忘了怎麼開始的——我忘了……(他的手摩着前額)

布卜諾夫 看，噯，你的皇后失去了——繼續，鬪吧！

米迪維德夫 啊，我鬪錯了。

戲子 先前在我的『機體』尙未中酒精毒之前，老頭子，噯，我是有着頂好的記憶力的。可是現在呢？夥計，一切於我全是過去的了。我曾經把這些詩兒老是背得非常成功的——拍手喝采簡直和雷響一樣……：：：你是不懂喝采有什麼樣的意義的……：：：打個比喻，它跑到你的腦袋裏來，彷彿就跟伏特加酒一般，我會經上過舞台——這樣地站着(做出一種姿勢來)我站在那邊，於是……：：：(沈默一會)現在呀，我可一個字都記不起來了——一個字都記不得了！我的心愛的詩兒呀——這不是可怕嗎，老頭子？

羅嘉 是的——還有什麼比忘記了你心愛的東西要更壞的呢？噯，你的靈魂就在你所愛的東西裏面呢！

戲子 我已經把我的靈魂喝掉了，老頭子呀——我是完了，夥計……：：：可是爲什麼呢？因爲我沒有信心……：：：我被廢棄了……：：：

羅嘉 好——那末——醫治你自己吧！如今他們有

一種療治酒徒的醫術。他們會免費的給你施手術，夥計！那兒有一間酒徒病院——他們連半文錢都不收的。他們已經承認，你可知道，那就是說即使酒徒也是一個人呵！所以他們倒是非常願意幫助酒漢，使他痊愈起來的好——那末——到這個地方去吧！

戲子（深思細慮地）哪裏在哪裏呀？

羅嘉 哦——在一個鎖上……他們喚它什麼的？——這名字我馬上告訴你吧——不過，同時，你得準備起來。不要喝這末多的酒了！節制你自己——記牢吧！以後，你痊愈了以後，你就得從新開始整個生活了。不是很好嗎？夥計！不是嗎？從新開始整個生活吧！好的——拿定你的決心吧！

戲子（笑着）從新開始嗎——就從那頭上——

那很好……是的……全部從新開始吧……（發笑）好的——那末——我能够，我能够不？

羅嘉 爲甚麼不能呀！一個人是什麼都做得來的

——祇要他拿定了決心的話。

戲子（突然，如夢中醒來一般）啊，你老人家是隻

怪鳥！即刻來見你（彈舌）老頭子——再會吧！

（退場）

安娜 老伯伯！

羅嘉 噯，小母親！

安娜 來和我談談。

羅嘉（走近她的病牀）來吧——讓我們說說笑。

（柯勒西契閃視着周遭，默默的走到他的妻子那兒，瞧着她，演了幾個古怪的手勢，好似有什麼話想說的一般。）

羅嘉 這算什麼，夥計？

柯勒西契（低聲地）沒有什麼……

（徐徐往大門走去，在門口站了幾秒鐘，於是退場）

羅嘉（目送着他）你的男人很疼你吧？可不是嗎？

安娜 他不會怎麼關心我的……

羅嘉 他打過你嗎？

安娜 比打還要壞得多呢——殺死我的就是他

呀——

布卜諾夫 我的老婆老是一個情夫——那流氓

小子——下起棋來多拿手呀！

米迪維德夫 唔——唔——

安娜 老伯伯跟我談話吧，親愛的——我覺得十分

難過……

羅嘉 不要放在心上吧——小鴿子呀，在你死之前總是這樣的——不要放在心上吧，親愛的！只要有信心！一旦死了，你就平安啦——永遠平安。沒有什麼可怕——一點兒也沒有。安靜和平安靜地躺着吧！死會消滅一切，死是和平的。你死了——你就有安息了——那就是他們所說的。這是真實的，我親愛的！因為——在這個地球上，我們那裏能夠找到安息呀！

（白比爾登場。他微有醉意，蓬髮，態度黯澹。在靠門的牀上坐下，沈默，一動都沒動。）

安娜 怎麼樣的——在那邊，更其苦痛嗎？

羅嘉 沒有這回事的！沒有苦痛的！信仰我的話吧！安

息就是——沒有別的！他們都要領你去會見天父所在的地方，他們會說：『親愛的天父看喲！安娜來了，她是你的婢女！』

米迪維德夫（莊嚴地）你怎麼知道他們在那兒所說的那些話呢？啊——你……

（白比爾聽了米迪維德夫的聲音，便擡頭諦聽。）

羅嘉 我當然是知道的，局長先生！

米迪維德夫（溫和地）是的——這是你老人家的事情——雖則我確切的還不是一個局長呢——如今——

布卜諾夫 我撲取兩張哪。

米迪維德夫 畜生——玩吧！

羅嘉 於是主就溫良和善地看着你，他會說：『我知道這個安娜！』然後他說：『把安娜帶上天國裏去吧。讓她享有和平吧！我知道的。她在地上的生活苦得很。她疲倦極了。讓安娜安息在和平裏吧！』

安娜（喘息着）老伯伯——但願真的是這樣——

但願真的祇有安息與和平吧……

羅嘉 那兒是再也沒有什麼別的了！相信我吧！愉快地，不要苦惱地死去吧。死對於我們彷彿跟一個母親對於小孩子是一般的呀……

安娜 但是——也許——也許我再好了起來呢？

羅嘉 （笑着）爲什麼呀？難道要再受些苦痛嗎？

安娜 但是——再活一個時候，也無妨……再活一個時候因爲祇要以後在那邊不會再有苦痛的話，那我在這兒是能够多忍受一些痛苦的……

羅嘉 去了那邊以後就沒有旁的了……那兒只有……

白比爾 （起立）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

安娜 （吃驚）啊——上帝！

羅嘉 嘿——你這個豔冶郎！

米迪維德夫 那胡嚷的是誰呀？

白比爾 （走到他的近傍）是大爺！怎麼呢？

米迪維德夫 你嚷得毫無意義——那就是怎麼做

人應該有點兒莊嚴！

白比爾 蠢傢伙！那樣就算得一個阿叔吧——哈哈！

羅嘉 （向白比爾，小聲地）瞧這裏吧——別大聲大氣地——這位女人快要死了——她的嘴唇早就轉了灰色了——別吵鬧她吧！

白比爾 我尊敬你，老伯伯。你老人家一點兒也不錯，你哪！你扯謊扯得很高明，說的都是甜密的無稽之談。扯謊扯下去吧，夥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這麼一點兒快樂呢……

布卜諾夫 這位婦人真的快死了嗎？

羅嘉 你想我是說着玩的嗎？

布卜諾夫 那意思就是，她要停止咳嗽了吧。她的咳嗽着實鬧人呢！我撲取兩張哪！

米迪維德夫 大爺得揍死你！

白比爾 阿伯拉姆加噠！

米迪維德夫 對你，我不是阿伯拉姆加哩！

白比爾 阿伯拉雪加娜泰亞害着病嗎？

米迪維德夫 不干你的事兒！

白比爾 來——告訴我，費希利賽這娼婦根把她毆

得很兇吧？

得

米迪維德夫 無論怎麼，那是不干你的事情！這是一樁家庭的私事！你到底算什麼呢？

白比爾 不管大爺是誰，只要大爺看中了娜泰亞，那你就再也不能和她見面啦。

米迪維德夫 （棄局）那是什麼話？你諷刺哪個呀？萬一我的姪女會——你這小偷！

白比爾 大爺是個小偷，是個你永也捉不到的小偷啦。

米迪維德夫 等着——我馬上就把你抓住啦——你等回就知道——比你所想像的還要快多呢！

白比爾 要是小子抓住我，那真是天老爺救你的鬼窩了！你想我在檢察官的跟前就不會做聲了嗎？一隻狼吧，牠也要咆哮起來呢！他們會問我的：『哪個把地方指給你，教你去偷的？』『密海加·高斯蒂耶夫和他的老婆』那末收你黑貨的窩家是誰？

『密海加·高斯蒂耶夫和他的老婆』

米迪維德夫 你小子扯謊誰也不會相信你的！

白比爾 他們全會相信我的——因為這是真情而且，大爺把你也牽在一起啦。嗨！大爺要毀滅你們

全體——魔鬼——等着看吧！

米迪維德夫 （惑亂地）小子扯謊！小子扯謊！你這隻瘋狗呀，什麼地方大爺傷害了你呢？

白比爾 我倒問你，你對大爺幹了些什麼好事呀？

羅嘉 那說得有理！

米迪維德夫 （向羅嘉）嗟乎——你這烏鴉鬪些什麼怨氣呀？這干你什麼鳥事？這是家庭的私事啊！

布卜諾夫 （向羅嘉）讓他們吵去！要是他們互相扭住了尾巴，那也不干我們什麼事！

羅嘉 （心氣和平地）我意思是指無傷無害。我祇是說，要是一個人不待你好，那就做着壞事了……

米迪維德夫 （容不得地）啊呀！你倒越來越像樣了——咱們在這兒各人都是瞭解的——可是你——你是誰呀？（怒而退場）

羅嘉 將軍發怒了。哈哈，夥計們，我想你們的事情倒是個糾葛紛紜的大問題啦。

白比爾 他小子又要跑到費希利賽那兒說我們的壞話去了……

布卜諾夫 華斯卡，你是個傻子。這幾天你是很勇敢的，可不是嗎？當心點吧！要是到森林裏去拾葷，那是勇敢的好，可是在這兒呀，勇敢有什麼好處呢？在你察覺以前，他們就會把你的頸子砍斷啦。

白比爾 可是——一切怕沒有那麼快吧！你們乘不了咱們雅洛斯拉甫（Yaroslavl，俄羅斯中部的一個城名——譯者註）弟兄的疏忽呢——要是打仗，咱們就得先下手給你顯強……

羅嘉 瞧瞧吧，孩子，你真該離開這兒的好……

白比爾 往那塊去呀？倒請你告訴我吧！

羅嘉 往西伯利亞去！

白比爾 要是大爺去西伯利亞嗎，那是要待官費資送的……

羅嘉 聽你自己去是一樣的那塊！你能够開拓你自己的道路。他們需要你這一溜人兒呢……

白比爾 我的道途是很明顯的。咱老子一輩子就住在牢獄裏，我嗎，是遺傳了這個根性。便是當我也還是小孩的時候，他們就喚做我偷兒——偷兒的兒子了。

羅嘉 但西伯利亞是片好地方——黃金之國呢。無論誰，只要有健康，有力氣，有腦筋，誰也能够住下來，跟黃瓜種在暖房裏是一般的。

白比爾 老頭子，你怎麼老是要撒謊呀？

羅嘉 什麼？

白比爾 你老人家耳朵聾了嗎？我是問——你怎麼老是要撒謊？

羅嘉 我撒了什麼謊話呀？

白比爾 無論什麼事兒。依你說來，生活處處都是古怪的——可是你扯謊……爲什麼緣故呢？

羅嘉 姑且相信我的話吧。去吧，尋求你自己的。總有一天，你會感謝我呢。你幹嗎要留在這塊呀？而且此外，你爲甚麼這樣崇尚真理呀？想一想吧！真理許會把你迷死啦！

白比爾 在我倒全是一樣的！要是那樣——就讓它那樣吧！

羅嘉 啊——好個瘋子！你爲什麼要害死你自己呀？

布卜諾夫 怎的，你們兩個到底在爭些什麼呀？我真是莫名其妙哩。華斯卡，你要的是那一類真理呢？什

麼用處的你，知道你自己的真理——那是誰都一樣的……

白比爾 慢一回兒！別自鳴得意！讓他告訴我！聽，老頭子上帝是有的嗎？

（羅嘉默默的笑着。）

布卜諾夫 人類不過飄泊着——像浮在河流上的木材一樣。一旦房子落成了——這些木材就得丟棄了！

白比爾 喂，上帝是有的嗎？告訴我吧。

羅嘉 （放小聲音）要是你有信心，那是有的；要是你沒有信心，那就是沒有的……無論你相信什麼，它總是存在的……

（白比爾以吃驚的凝視的目光看着羅嘉。）

布卜諾夫 我打算去用點茶——找家飲食店去吧！

羅嘉 （向白比爾）你盯着眼矇子在看些什麼呀？

白比爾 哦——正因為待一會——你意思就是說……

布卜諾夫 好——我去了。

（往門口走去，同時費希利賽跑了進來。）

白比爾 唔，這樣——你……

費希利賽 （向布卜諾夫）娜泰亞在家嗎？

布卜諾夫 沒有（退場）

白比爾 哦——你來了嗎？——

費希利賽 （逕往安娜寢榻）她也還話着嗎？

羅嘉 別攪擾她！

費希利賽 那末，你們在這兒可閒蕩些什麼？

羅嘉 我可以走的——如其你要我那樣的話……

費希利賽 （轉向白比爾的房間走去）華斯卡！我有一點事兒跟你講……

（羅嘉走向大門，開了它，才大聲的把它關了上來，然後小心翼翼的爬到一張板牀裏，又從那裏爬到火爐的頂上。）

費希利賽 （在白比爾的房內叫喚）華斯卡——到這塊來吧！

白比爾 我不來——我不高興啦……

費希利賽 爲什麼？你動了什麼怒？

白比爾 我討厭一切東西……

費希利賽 也討厭我嗎？

白比爾 是的！你嗎？也在討厭之列！（費希利賽憤憤

的拉緊那披着的頭巾，把她的手壓到胸口。她走到安娜的近邊，透過帳帷，仔細的端詳了一會，然後又

回到白比爾那兒。）喂——有事請說吧！

費希利賽 你要我說些什麼呀？我是不能強迫你戀愛的，而且我也不是哀求憐憫的那一流人。謝謝你，願你把真情告訴我吧。

白比爾 什麼樣的真情呀？

費希利賽 你討厭我——這是真情嗎？（白比爾默默的望着她。她靠近他。）你凝視着什麼？你不認識我嗎？

白比爾 （嘆息）費希利賽，你是美麗的！（她把

手臂摟住他的頸頸，但他卻撇了開去。）可是我卻始終沒有把我的心兒獻給過你……我已經同你一起住過，並且還有那些——可是我從來沒有真

實的喜歡過你……

費希利賽 （鎮靜地）是那樣的嗎？——

白比爾 還有什麼話可講呢？一點兒也沒有了。給我滾開吧！

費希利賽 念頭轉到別個女人的身上去了吧？

白比爾 不干你的事！假設我有——我也不至於要你做媒人的！

費希利賽 （故意地）那太難堪了……也許我能

够做個媒妁呢……

白比爾 同那個呀？

費希利賽 你知道的——你爲什麼裝傻呢？華斯卡——讓我公開的說了吧。（放低聲調）我並不否認這個——你已經得罪了我……唉，這好像是青天裏的一聲霹靂呀……你說你愛我——而今卻

蕩地裏……

白比爾 這是一點兒也不突然的。這時期已經很長

久了，自從我……婦人，你自己沒有魂靈呢！做一個女子總得有一個靈魂的……我們男子原是野獸——咱們是應該接受教訓的——至於你，你教

過我一些什麼呢？

費希利賽 不要管過去！我知道——沒有一個男子是有他自己的心兒的——你再也不會愛我……

好的，算了，橫豎這是不能補救的了……

白比爾 就是那樣算了。我們和平平地走開，不

吵一次架兒——應該是這樣的呵！

費希利賽 等一會兒無論怎樣都好，當我同你住在

一起的時候，我總是希望你把我從這個深淵裏撈

救出來——我想你會使我脫離我的男人和叔父

——脫離這整個生活的吧——而且也許，華斯萊

喲，我所愛的不是你嗎——但那祇是我的願望

罷了——你懂得嗎？我期待你把我從這個泥沼裏

救拔出來啦……

白比爾 你不是一條釘兒——而我也不是一副鉗

子呀！我想你是有腦筋的——你是這麼伶俐——

這麼崇高啊……

費希利賽 （緊緊的偎到他那邊）華斯綏（V. Cassa

是華斯卡的最愛稱）——讓我們互相幫助幫助吧！

白比爾 怎麼樣？

費希利賽 （低而有力地）我的妹子——我知道

你已經愛上了她……

白比爾 哦，那就是你所以打她的原因吧，你真像隻

野獸呢！當心點，費希利賽！你一隻手指也不能觸犯

她！

費希利賽 且慢！別動怒吧。一切事情我們都能靜悄

地愉快。你是要娶她的。我願意給你錢……三百個

盧布——再多一點都可以……

白比爾 （避開她）停一停！你是什麼用意呀？

費希利賽 使我脫離我的男人！求你從我的頭頸裏

拿掉那根繩子吧……

白比爾 （輕輕地彈着舌）原來是那麼一種形勢！

你呀，想得多聰明呢……那就是說，你要把男人送

到墳墓裏去，把情夫丟進牢獄裏去，把你自己……

費希利賽 華斯耶喲！爲什麼進牢獄去呀？這是不必

你自己去幹的——只要教你的伙伴去就成啦！而

且即使是你自己幹去——那又有誰能够知道呢？

拿太利亞喲——想一想吧——你可以拿了錢

——走開到別的地方去……你永遠解放了我……

：而且這是最行的，教我的妹子離開我——因為我一看見她就教我嘔氣啦……爲了你，我就恨她，我不能阻止我自己呢。我磨難這個姑娘——我要打她——打了她卻使我自己可憐這孩子——可是我打得她——我也還要打下去啦！

白比爾 野獸呀！虧你還在誇耀你的蠻暴呢！

費希利賽 我並沒有誇耀——我是說實話。現在想一想吧，華斯卡爲着我的男人，你已經進了兩次監獄了——那是由於他的貪婪呀。他糾纏着我像隻惡狗一般——最近四年來，他真是在吮吸着我的生命呀——他對於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丈夫呀？他老是侮辱娜泰亞——喚她叫做化子——他真是毒藥……純粹的毒藥，對於無論那個……

白比爾 你說鬼話說得多聰敏呀……

費希利賽 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唯有傻子才和你一樣的盲目咯……

（高斯蒂耶夫偷偷地進來，喧嚷地走上前。）

白比爾 （向費希利賽）啊——走開去罷！

費希利賽 你請想一想吧！（瞧見她的男人）怎麼樣？你跟着我來嗎？

（白比爾跳起來，暴蠻地凝視着高斯蒂耶夫）

高斯蒂耶夫 的確是我，我呀！只有你們兩個在這兒吧——你們啲——在談心吧？（突然頓着腳，大聲叫喚起來。）費希利賽——你這條母狗仔！你這個叫化子！你這個娼婦根（自己的大聲的叫喚碰到了對方兩個的沉默和鎮定，使自己吃了驚嚇。）上帝啲，饒赦了我吧……費希利賽啲——又是你教我走上了犯罪之途……我到處在找你呀。睡覺的時候到了，你忘記了把油添上燈去——啊——啊，你……叫化子豬糞！（對她揮着顫抖的拳頭，費希利賽一面緩緩地往大門走去，一面側肩斜視着白比爾。）

白比爾 （向高斯蒂耶夫）滾蛋吧——滾開這裏……

高斯蒂耶夫 什麼？是說我嗎？還是說老閻娘？教我滾！你這個小偷兒！

白比爾（兇狠地）給我滾開，密海爾！

高斯蒂耶夫 你倒越來越像樣了，小子豈敢——我

——我給貨色你看……

（白比爾捉着他的領口搖拽起來。從火爐上傳來嘹亮的叫聲和呵欠聲。白比爾放了高斯蒂耶夫，他一壁叫喊，一壁奔到門口去。）

白比爾（跳到一張牀上）這是誰呀？火爐上的是

誰呀？

羅嘉（擰頭）噯！

白比爾 是你嗎？

羅嘉（悠然地）是我啦——我自己——啊，親愛的基督喲！

白比爾（合上大門，找木門，不獲。）見鬼下來吧！老

頭子！

羅嘉 我正在爬下來，——好的……

白比爾（粗魯地）你幹嗎爬到那火爐上去呀？

羅嘉 否則教我到那裏去呢？

白比爾 怎麼——你爲什麼不到門口的廊下去呢？

羅嘉 老弟喲，那廊下給一個像我這樣的老人住是太冷了。

白比爾 剛才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羅嘉 不錯——我聽見了。那教我怎麼辦呀？我又不
是聾子啊，我的孩子，快樂往你這兒來了。真的，這個
我就名之爲好運道吧！

白比爾（疑惑地）什麼好運道？——

羅嘉 照我躺在火爐上的許久時間聽來……

白比爾 但是你剛才爲甚麼做出了那些聲響呢？

羅嘉 因爲我是在取着溫暖……這是你的好運道。
我想除非是個孩子，那就不至鑄一個錯誤，把老頭
兒縊死的吧……

白比爾 是呀——也許我會幹這個……那是多可

怖呀……

羅嘉 不算希罕呢！要鑄那麼一種錯誤是並不艱難

啦……

白比爾（微笑着）怎麼一回事呀？你也曾經犯過

一次同樣的錯誤嗎？

羅嘉 孩子，聽我的話吧。你應該一輩子捨棄那個女

子別讓她接近你她的丈夫——她自己會脫離他的——那用的方法怕比你都要狡猾一些呢——是呀？你別聽那魔鬼的話吧！你瞧我！我的腦袋是禿了頂的——你可曉得爲了什麼呀？全是爲了那些女子啊……唉，我認識的女子比我這頭上的髮兒怕要多些吧——但是這個費希利賽呀——她是比瘟疫都要壞一些兒啦……

白比爾 我不懂……我不知道如何感謝你——或是——好的……

羅嘉 別說這類話！你不見得會照着我所說的去改善的。聽着把你心愛的那個姑娘挽在手臂裏走開這兒吧——走開這兒吧——脫離關係……

白比爾（淒傷地）我不能夠理解人們。誰是善人，誰是歹人？這些在我全以爲是神祕的……

羅嘉 幹嗎要去理解呀？天下有各種各樣的人兒……他們都是按照自己內心的思想做人的……今兒做善人，明兒也許會變做壞蛋呢！但如其你真的照顧那姑娘……那末，你還是帶了她離開這裏，那是最妥善的方法。不然，你不如獨個兒跑開……你

年紀還輕——你不必急於娶一個老婆的……

白比爾（抓着他的肩）告訴我！你爲甚麼說這些話呢？

羅嘉 且慢。讓我去一下。我要看一看安娜……她咳得多可怕呀……（走往安娜的寢牀，撩起帳帷，瞧了瞧，摸着她。白比爾沉思地迷亂地目送着老人。）仁慈的耶穌基督！願這個女子安娜的靈魂受你的保護吧，她是個被祝福者中間的新進呀！

白比爾（低聲地）她死了嗎？（沒有走近去，他挺身望着寢榻。）

羅嘉（同樣小聲地）她的痛苦消逝了她的男人在那裏呀？

白比爾 正在酒店裏吧，大概不會錯的……

羅嘉 好——應該通報他一聲……

白比爾（戰慄着）我不喜歡死屍呢！

羅嘉（往大門走去）你爲甚麼要喜歡它們呀？求我們底愛的是活人——活人呢……

白比爾 我跟你一起去……

羅嘉 你害怕嗎？

白比爾 我討厭它啦……

（他們急步走出。舞臺在短時間內形成空虛和靜寂。大門之外傳來一種悽慘的，斷續的，來歷不明的聲音。接着戲子登場。）

戲子 （站在門口，倚着門柱狂嘯。）嘿，老頭兒——

你在那兒？——那首詩我剛才記起來了——聽吧

……

（跌跌踉踉地走前兩步，做一個姿勢才唸出來。）

『好人兒！倘世上找不到一條

往神聖的真理之道，

願榮華歸於瘋子吧，

他會把整個人世齋入金色的美夢……』

（娜泰亞出現於戲子背後的門口）

老頭兒，聽見沒有（繼續唸）

『若是明兒太陽忘了

向我們的大地照耀，

那明兒幾個瘋子的癡心癡想，

就會把世界浴於日之光亮……』

娜泰亞 （笑着）好個嚇鴉草人！你又灌醉了吧！

戲子 （轉身向她）啊——是你？老頭兒在哪裏，親

愛的老頭兒，我彷彿覺得這裏沒有一個靈魂兒

……娜泰亞，再會——對啦——再會吧！

娜泰亞 （入內）在你沒有道過平安之前，請別說

再會吧！

戲子 （攔着她的路）我要走了。春將到來——我

將不再在這兒了——

娜泰亞 且慢。你打算往那裏去？

戲子 去探一個城——療治我的病——至於你，奧

菲麗亞，也得跑開去呢！削髮下庵做尼姑，想一想

吧——那裏有一間施療院——哎——是醫治酒

漢的——一間古怪的病院——是大理石造的

——有大理石的地板……既光亮——又清潔

——食物嗎——都是白吃，不取分文的，而且是大

理石的地板——是呀！我要找到這地方——我的

病體就會痊愈——然後我從新來開始生活……

我正向着更生之路走去，如烈耳王所說的。娜泰亞，我的俳名是……斯孚契珂夫——莎伏洛雪斯基……你可懂得一個人失了名字那是多麼痛苦呀？便是狗仔都有它們的名字啦……

（娜泰亞小心地通過戲子的邊頭，在安娜的牀跟前駐足而瞧。）沒有名字，就等於沒有生存啊！

娜泰亞 看，我的親愛的——爲什麼呀——她死了……

戲子（搖着他的腦袋）不至於吧……

娜泰亞（退後）天喲，是真的——你來瞧瞧……

布卜諾夫（在門口出現）有什麼好看的呀？

娜泰亞 安娜——她死了！

布卜諾夫 那意思就是——她停止了咳嗽了！

（走到安娜牀前，看了一下就回到自己的鋪位來。）

我們必須告訴柯勒西契，這是他的責任應該知道的……

戲子 我去——我對他說去——她已經失去了她的名字了——（退場）

娜泰亞（在室內中央）我呀，也是——總有那麼

一天要死在這地下室裏的……

布卜諾夫（在他的牀上攤着一種破布）那是什麼？你喃喃的說些什麼呀？

娜泰亞 沒有什麼……

布卜諾夫 等着華斯卡吧，嚶擔點兒心——別給費

希利賽打破腦袋啦……

娜泰亞 無論誰來還不是一模一樣的嗎？我倒寧願她這麼幹一下呢！

布卜諾夫（躺下來）成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娜泰亞 她頂好還是死去——雖然很可憐……啊，主上帝——我們爲什麼活着呀……

布卜諾夫 一切人們都是這個樣子的……我們從娘肚皮裏生出來，長着，又死去——我也得死去——你也得死去——有什麼可以悽愴的呀？

（羅嘉，韃靼人，佐甫和柯勒西契相借而入。後者走在其餘的人的後面，緩緩地，畏縮地。）

娜泰亞 嗚嗚！安娜啊！

佐甫 我們已經知道了——願上帝安息她的魂靈

……

韃靼人 (向柯勒西契) 我們必須把她扛出去。扛

到門口去吧！這裏不是放死人的處所——卻是給活人睡覺、玩耍的地方呢……

柯勒西契 (低聲地) 我們把她扛出去——

(大家都走到牀前，柯勒西契從別人的肩頭斜視着他老婆的屍骸。)

佐甫 (向韃靼人) 你想她會發臭嗎？我想不會的

——她還活着的時候，已經乾枯了……

娜泰亞 主喲！祇願他們有一點兒憐憫吧……祇願他們說一句和藹委婉的話兒吧——啊，你們……

羅嘉 姑娘喲，別傷心吧——別放在心上，我們爲甚麼而且還要怎麼樣的去哀憐死人呀？來吧，親愛的，我們也不要哀憐活人——我們連自己都不能够哀憐呢——我們怎麼能够呀？

布卜諾夫 (打着呵欠) 而且，何況在你死了的時候，那當然是沒有人會提起你，幫助你一句話的

——要是在你也還活着的時候，或者害着病，那也許……

韃靼人 (站在旁邊) 應該報告警察吧……

佐甫 報告警察——那是必須辦理的！柯勒西契！報告了警察沒有？

柯勒西契 沒有——她就埋葬去了——而且我所有的總共只不過四十個哥貝克呢。

佐甫 喂——那末你去借錢——不然，讓我們來募一筆捐……各人拿出五個哥貝克，旁的盡自己的能力多出一點兒。可是警察是應該即刻去報告的——不然，他們要猜疑是你謀害了她，雖然上帝知道不是的……

(跑到韃靼人的寢榻，打算睡在他的身旁。)

娜泰亞 (向布卜諾夫的牀榻走去) 現在——我會夢見着她吧。唉，我老是夢見死人的……我自己怕到門口去了——那兒黑得可怕呢……

羅嘉 (跟着她) 你還不如怕活人的好——我告訴你……

娜泰亞 老伯伯，請你陪我走過門口吧。

羅嘉 走吧——走吧——我陪你去——

（他們兩人退場。歇息。）

佐甫 （向韃鞨人）啊——呀！春快到來了，小弟弟，天氣就會很和暖哩。在鄉村裏，農人們早就預備着他們的犁耙去開墾了……可是我們呢……？海辰？你已經睡起鼾聲來了嗎？唉，他媽的回教徒！

布卜諾夫 韃鞨人老愛睡的！

柯勒西契 （站在室中央，凝視着他的前面。）現在我得幹些什麼？

佐甫 躺下來睡覺就是……

柯勒西契 可是，對於她……怎麼辦呢……？

（沒誰回答他。莎青與戲子登場。）

戲子 （呼喊着）老頭兒，喲！來吧，我的忠實的甘特公爵啊！（Kenf，美國法學家，1763—1847。——譯者註）

莎青 密克羅哈·麥克萊（古代的先知——譯者註）來了，哈哈！

戲子 這是已經決定的了！老頭兒，喲！那城在哪兒，

——你在什麼地方呀？

莎青 法兌·莫干那（命運不濟的人——譯者註）

老頭兒是澈頭澈尾的在哄你呵！什麼，也沒有的！

沒有那城——也沒有人民——什麼也是沒有的！

戲子 你小子扯謊！

韃鞨人 （跳起來）房東在哪兒？現在我要到房東

那裏去。要是我睡不着，我就不付房錢！這屍骸

——酒徒們……（急奔出）

（莎青彈舌，目送他去。）

布卜諾夫 （睡眠中恍惚的聲調）到牀上去吧，孩子

們——靜一點兒呀……晚上是睡覺的時候……

戲子 是呀——是呀——這兒有一具屍骸……

『咱們的網罟撈着了一具屍骸兒……』這是貝龍

納（Beranger，法國詩人，1780—1857。——譯者註）所做的詩……

莎青 （叫喊）死人聽不見……死人覺不到——

叫喊吧！——怒吼吧……聾子可不會聽見的！

（羅嘉出現於門口）——幕——

第三幕

『廢墟』一塊堆滿着垃圾，叢生着雜草的空地。在背後，一座巍峨的磚砌的牆壁高蔽天際。它的附近有一些半老的短樹。右面是倉庫或馬廐那類房子底黑黯的板壁。左面是高斯蒂耶夫的夜宿店底灰色的，行將傾頹的牆壁。因為它建築在一隅，所以牆之一角成對角線地伸展到空地的中央，與那座磚牆形成了一條狹巷。灰色的粉牆上開着兩扇窗，其一與地面相並，其一較地面高出六呎之上，且靠近磚壁。緊貼後一座灰色牆，放着一乘倒覆的大雪撬和一條長約十二呎的樑木。牆之右方是一堆古舊的木板。黃昏。太陽正在西沉，把一道紫紅的光芒投射在磚牆上。初春，雪還祇剛才融化。半老的短樹也還未曾萌芽。

娜泰亞和娜斯奇雅相並地坐在樑木上。羅嘉和男爵則坐在雪撬上。柯勒西契躺在木板堆上。與地面並行的窗內，露出布卜諾夫的臉龐。

娜斯奇雅（合上着眼，依着那個她用曼聲的懶調

在講述着的故事底節拍，她點着頭兒。）於是，晚上他就到花園裏來了。我已經候了好一會。我恐怖而憂愁得顫抖起來——他也戰顫了……他是蒼白得像鉛粉一般——而且他手裏還拿了一枝手槍……

娜泰亞（嚼着向日葵子）啊——難道這些學生

子真是這麼拼命的傢伙嗎……

娜斯奇雅並且他還用了一種戰顫的聲調對我說：

『我的尊貴的愛人呀……』

布卜諾夫 哎——嗜尊貴的——

男爵 閉嘴！要是你不喜歡聽的話，你就得忍耐一下！

可是別擾亂她……繼續講吧……

娜斯奇雅 『我的唯一的唯獨的愛人呀，』他說，『我的雙親，』他說，『他們不同意我們的結婚——而

且爲了我的愛你，他們恐嚇着要不承認我是他們的兒子了。所以，』他說，『我一定要自殺了。』可是

他的手槍大得可畏，——裝着十夥子彈……『再

會吧，』他說，『親愛的伴侶！我已永久地打定了

……

……

注意了……沒有你是不能生活下去的啊……」
我於是回答道：『我的不能忘懷的朋友呀——我的萊奧耳……』

布卜諾夫 什麼？什麼？你喚他做加洛爾嗎？

男爵 娜斯奇雅！但上一次講的，他的名字卻是叫韋士頓呢……

娜斯奇雅（跳起來）閉嘴，你們這些私生子啊——你們是卑鄙的雜種！你們想一想吧，你們可懂得愛情——純真的愛情？我的愛情是純真的，誠摯於上帝的愛情啊！（向男爵）你這賤東西……：你自己說是受過教育的——而且還在牀上喝過咖啡的，你不是那樣說過嗎？

羅嘉 別胡鬧吧！耐心點兒，你們啣！別挖苦人，你們對於別人表示一點敬意吧……：這裏成問題的，不是講話的人，而是話裏面底意義。只有那東西才成爲問題呀！講下去，姑娘啣成啦！

布卜諾夫 講下去，烏鴉啣！看你能不能把你的羽毛變成白色！

男爵 好的——繼續講吧！

娜泰亞 別睬他們……：他們是些什麼呀？他們正不過是嫉妬……：因爲他們關於自己沒有東西可講呀……

娜斯奇雅（又坐了下來）我打算再也不講了！要是他們不相信，反而嘲笑我的話。（突然停止，沉默了幾分鐘之後，於是再閉上眼兒，繼續以嘹亮沉着的聲調來說，彷彿合着遠方的音樂底節奏一般地揮動着手。）後來我回答他道：『我的生之愉悅呀！我的皎潔的月兒呀！我呀，我也是一樣的沒有你便不能生活下去的——因爲我瘋狂地愛着你，這樣瘋狂地——我要永遠愛着你，直等到我的心兒也還在胸膛裏跳動的時候爲止。可是——』我說：『你別犧牲你青春的生命。你該想一想，你便是你雙親底唯一的快樂了，那對於他們是多麼需要呢。丟棄了我吧！我不如消滅了對於你的懷念的好，我的生命啣讓我孤獨我呀——啣——我真是這樣，這樣不如我死了的好——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對於世界沒有用處了——我是什麼也沒有，完全一點兒也沒有——』

(用手掩着她的臉孔，她柔弱地哭了。)

娜泰亞 (低聲地) 別哭——別哭!

(羅嘉笑着，撫摸娜斯奇雅的頸兒。)

布卜諾夫 (大笑) 啊——你這個惡作劇的小鬼呀!

男爵 (同聲發笑) 嗨，老頭兒喲！你想這是真的嗎？這全是那部薄命因緣裏面的情節呀……這是無稽之至的……別睬她！

娜泰亞 這個干你什麼事閉嘴——不然，上帝就會罰你啦！

娜斯奇雅 (悲苦地) 上帝咒詛你的靈魂！你下賤的狗仔靈魂——呸——你沒有靈魂呢！

羅嘉 (牽着娜斯奇雅的手) 來吧，親愛的！這是沒有什麼的別惱怒——我知道——我相信你！你是對的，他們卻錯了！要是你相信你真有一樁情史，那就成啦——是呀！至於他嗎——你也別跟同道的宿客嘔氣……也許他是真的妒嫉你，那就是他所以嘲笑你的原因吧。也許他一輩子都不會有什麼

情史的——也許不見得——好的，來吧——讓我們走開吧！

娜斯奇雅 (她的手緊壓着胸口) 老伯伯！天保佑的——這是真的事情啦。這是真的事情，他一個學生子，法蘭西人——高士安卻便是他的名字——他有點兒黑髭——而且著着漆皮鞋——要是我扯謊的話，天老爺可以打死我的！他是怎樣的愛我呀——我的上帝喲，他是多麼愛我！

羅嘉 是呀，是呀，這是一點兒也不錯。我相信你漆皮鞋，你剛才說過，唔，唔，唔——而你也愛上了他吧，是嗎？

(和她一同轉彎而去)

男爵 天曉得——她不是個傻子嗎，雖然，她生成一個好心腸——可是這樣的一個傻瓜呀——這是過時的信仰了！

布卜諾夫 為什麼人們這樣喜歡扯謊呢——正如他們在審判官的跟前一般——當真的呢！
娜泰亞 我想扯謊比說實話要有趣一點兒——我

呀，也是……

男爵 什麼——你也是講下去吧！

娜泰亞 哦——我老是想像着許多事情——把它們創造出來——然後我期待着——

男爵 期待什麼？

娜泰亞（迷惑地笑着）哦——我想也許——唔，明天有些什麼人真的會到來——有些什麼人——

啊——出乎意表地——或是發生了什麼事——也是出乎意表地——我總是期待着這種事情——

啊——常常地……但是……真的，期待着一些什麼呢（歎息）

男爵（浮出微笑）沒有什麼——我是一點也不期望的！過去的，事情是過去了！過去了！完了！以後是

什麼呢？

娜泰亞 以後——唔——我想像明兒我要暴卒了——

於是我吃了驚……在夏天，這是最能够夢見死的——比如雷風暴雨——一個人也許會觸電

死呢……

男爵 你的人生真是苦惱……你的姊姊是個壞脾

氣的鬼子！

娜泰亞 告訴我——難道有誰快樂地過着活嗎？對於我們一切的人，人生都是苦惱的呀——我能够知道那個……

柯勒西契（直至此刻，他儘自凜然漠然地坐着，現在突然跳將起來。）我們一切的人你吹牛不是我們一切的人呢？要是那樣——索性也成啦！要是那樣就不覺得創痛了——是呀！

布卜諾夫 喲，是什麼東西在地獄裏咬着你呀？你們聽他在吠叫吧！

（柯勒西契又躺下來並咕噥着。）

男爵 哦——我還是跟娜斯奇雅講了和的好——不然她就不請我喝伏特加啦……

布卜諾夫 哼——人們愛扯謊……娜斯奇雅嗎——

我知道是什麼原因的。她這丫頭老是用亂七八糟的嚙語來掩飾她的愚蠢——現在她要粉飾靈魂來了……把紅顏色抹在靈魂上面，噯然而別人——他們爲着什麼呀？例如羅嘉——他撒了一

大堆謊話……可是他有什麼好處呢？他又是一個老傢伙了——他爲什麼幹這類勾當呢？

男爵（笑着走開了）一切人們所有的靈魂都是灰色的——所以大家都要使它們逐漸地光潔起來……

羅嘉（出現於轉角的彎頭）你們，閣下，爲什麼戲弄那姑娘呀——讓她獨自哭去吧——要是哭可以使她娛樂的話……她哭爲的是要追求自己的快樂呀——那於你們有什麼妨礙呢？

男爵 謊謬之至，老頭兒！她是個討厭的傢伙。今兒萊奧耳，明兒軋士頓——老是同樣的一些囁語，雖然呀然而——我是仍得走去跟她說和的。（退場）

羅嘉 那成的——去吧——對她親切一點兒，因爲待人親切是決無害處的……

娜泰亞 你是這麼良善呀，小父親！——你怎麼這樣良善呢？

羅嘉 良善，你說良善嗎？好——那就算是良善吧！（磚牆之後傳來啾啾的歌聲和手風琴的音樂。）
有些人應該和藹點對待人才行，姑娘呀——但有

些人則讓哀憐別人才行！基督哀憐所有的人——他對我們說『去，像我一樣做去吧！』我告訴你——要是你哀憐一個人，當他最需要的時候，那末效用就生出來了。爲什麼呢——我曾經在一家湯姆斯克附近的一個工程師的別莊裏做過門警——是的——房子就在那森林中部的右面——一個人煙稀少的冷靜地方——冬是到來了——我獨自個的住着。哦——一天晚上我聽見了一個聲響——

娜泰亞 偷兒吧？

羅嘉 一點兒不錯！偷兒爬了進來！我拿了我的槍，我走將出去。我一望就瞧見他們之中的兩個在開着窗——他們是這末匆忙，甚至看都沒有看見我呢。我吆喝起來『嘿——給我滾出去！』於是他們掉轉斧頭來向着我——我嗎，就警告他們，叫他們退後，不然，我要開槍了啦——我繼續拿槍做着掩護，首先一個，接着別個——他們都跪了下來，彷彿向我哀求着慈悲。那時我真的怒不可遏了——就爲着那些斧子啊，你該知道——我於是對他們說

「我是追逐你們的，你們這些匪徒呀——你們還偏不肯逃走哩。現在你們走去折幾條結實的樹枝來吧！」他們唯命是聽地做到了——於是我說：「現在你們之中的一個躺下來，由別一個來鞭撻他！」他們又服從我的命令，互相鞭撻了各人——他們終於哀求我說：「老伯伯，」他們說，「看上帝的面上，給我們一些麵包吧！我們餓慌了！」哈哈，小姐，怎麼呢？這就是偷兒呀（發笑）而且是帶着斧子的賊呢！是的——真誠的農人，他們都是我！對他們說：「你們討麵包應該好好地討呀！」他們答道：「我們真是討得疲憊了——你討而又討——可是誰也不肯給你一薄片麵包——這真是傷心極了！」這樣，他們就留着跟我住在一塊兒度了那整個冬天——其中一個，斯太潘，還拿了我的槍往林間去打獵呢——還又一個，約珂夫，常時帶着些病——他咳嗆得厲害……這樣我們三個就一起看守着那房子……以後春天到來了——他們就離開去——回到俄羅斯老鄉去了……

娜泰亞 他們都是逃犯吧？

羅嘉 他們正是那種傢伙呀——逃犯——從一個西伯利亞的監獄裏逃出來的……卻是真誠的農民呢！要是不對他們感着哀憐——他們也許把我殺死了——也許更壞些吧——那末，又是審判，又是坐監，終於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那樣有些什麼意義呢？監獄決計不會教你好事情的——便是西伯利亞也不行——然而另有一種人卻能够——是的一個人能够教別個良善起來——那是簡單的很（歇息）

布卜諾夫 唔——是的——打個比喻吧，我是不知道怎麼去扯謊的……爲什麼呢——照我自己所知道，我相信整個的真理是會出現的，而且正在方興未艾……爲什麼要庸人自擾呢？

柯勒西契（又是驀地裏跳了起來，彷彿他的衣服燒着了一般，還大聲地叫嚷着。）什麼是真理呀？哪兒有真理呀？（兩手擰扭着他那襤褸的衣服。）這是你們的真理哪！沒有工作沒有力氣，那才是唯一的真理呀！棲息之所嗎——沒有棲息之所，教你們死——那才是真理呀！可咒詛的東西啊！我要了真

理幹嗎？讓我透一口氣吧！我爲什麼要受責難呢？去生活——基督萬能——他們不讓你生活哩——那才又是一個真理吧！

布卜諾夫 他小子發瘋了！

羅嘉 親愛的主上帝……聽我說，夥計！

柯勒西契（與奮得發抖）他們說那兒有真理你老頭兒，你想安慰每個人兒……我告訴你——我卻憎惡每個人兒呢。那兒是你的真理——上帝咒詛它的——懂了嗎？我告訴你——上帝咒詛它的！

（快步走過彎角，一面掉轉頭來回顧。）

羅嘉 啊——他怎麼這樣興奮呵！他奔到哪裏去呀？

娜泰亞 他是神經錯亂了……

布卜諾夫 上帝喲——他不是說了一大堆話嗎？好！似他在演着活劇一般的——他老是拿出這些把戲來……他也還沒有習慣生活呢……

白比爾（緩緩地由轉角走來）願和平降在這一羣誠實的人們的身上吧！喂，羅嘉，你這狡猾的老傢伙——仍然在講故事給他們吧？

羅嘉 你該知道那傢伙變得什麼樣了呀？

白比爾 柯勒西契那小子吧——不是嗎？他鬧出了些什麼岔子呀？剛才他正像着了鬼迷似的在奔竄呢！

羅嘉 要是你自己的心兒碎裂了的話，那你也就要變成那個樣子哩！

白比爾（坐下來）我不喜歡他……他生了這末一副粗魯的壞脾氣——又是這麼目中無人（摹擬柯勒西契的姿態）『我是個工作的人呀！』他

以爲誰都不如他呢。你儘管做工去吧，要是你高興的話——但沒有什麼值得這麼驕傲的地方。要是工作是估量我們人類的標準——那末牛馬就能做我們的模範和典型——鬼似的，無聲無息的拖車子去吧！娜泰亞——你們家裏的人在家嗎？

娜泰亞 他們到墓場上去了——晚上還得參加祈禱去——

白比爾 所以，你才有一刻兒閒哩——這怕是很希罕的吧……

羅嘉（沉思地向着布卜諾夫）剛才——你說——

真理！其實真理倒老是不能醫治一個受創的靈魂的。打個比喻吧，我認識的一個人，他信仰了一個正義之邦……

布卜諾夫 信仰什麼？

羅嘉 信仰一個正義之邦。他說：『在這個地球之上的某處一定有一個正義之邦——那兒住着古怪的人民——良善的人民！他們互相尊敬，互相扶助，所以一切都是和平而良善的！所以，那個人兒——他老是在找尋着這個正義之邦——他貧乏而悽愴的度着活——當環境變得非常險惡，彷彿除了躺下來死去之外，便沒有辦法的時候——便是到了那樣的時候，他也決不灰心——他反而笑着說：『別放在心上！我能夠忍耐！這個沒有多久之後——我一定會捐棄了這個生命——而尋到那正義之邦去！』這便是他的唯一的快樂——對於那

個國土的憧憬……

白比爾 噯？那末，他終究到了那地方去嗎？

布卜諾夫 什麼地方呀？哈——哈！

羅嘉 後來他起身到那個地方去——在西伯利亞

的道旁——遇見了一個犯人——一個帶着書和地圖的學者——是的，一個學者，他曉得一切事物的——於是那人就對他說：『對不起，要討教你一樁事情——請把那個正義之邦，指給我看看，並請你告訴我，怎麼才能够達到那個地方。』那學者即刻打開了他的書本，展開了他的地圖，看了又看，他終於說——沒有——他在無論何處都找不到那個地方……一切都不錯——地球上的陸地都正確地記載着——祇是沒有那個正義之邦……

白爾比（低聲地）唔？連它的痕跡都沒有嗎？

（布卜諾夫大聲哄笑。）

娜泰亞 慢一會兒……以後怎樣呢，小父親？

羅嘉 那人偏不相信……『它一定是存在的』他說，『仔細地看一看吧。不然，』他說，『你的書本和地圖都是不中用的，如其找不到那個正義之邦的話。』那學者有點憤怒了。『我的地圖，』他說，『是對的。可是無論何處都沒有那個正義之邦呢。』於是那人也大發雷霆起來。他活了一輩子，受了一輩

子的苦，無時無日不信仰着那個邦土的存在——可是而今，照地圖所載的，卻全然沒有這麼一回事兒。他以為被盜了去了。他就對這個學者說：『啊，——你是地球上的廢物！你完全不是一個有學問的學者！』你是一個混蛋的騙子啊！』他在那學者的眼睛上打了一掌——接着又打了一掌……（暫時沉默）於是他回家去自縊了！

（一同陷入沉默裏。羅嘉笑着，瞧着白比爾和娜泰亞。）

白比爾（低聲地）他媽的——這個故事很有點兒不樂意……

娜泰亞 他受不了這種失望呵……

布卜諾夫（淒然地）啊——這不是什麼，祇是一個神話罷了……

白比爾 哦——那兒有着一個給你住的正義之邦——可惜它似乎沒有存在了……

娜泰亞 我替那人兒可憐……

布卜諾夫 這全是一個故事呀——哈哈——正義

之邦——好一個理想（由窗口退場）

羅嘉（指着窗）他在發笑呀（歇息）哦，孩子們，願上帝和你們同在吧！我就將離開你們了……

白比爾 你往那兒去？

羅嘉 往烏克蘭去——我聽說他們發見了一個新的宗教——我打算去看一下——是呀！人們總是在尋找着——他老是想得到更好一點兒的東西——願上帝賜耐心給他們吧！

白比爾 你想他們找得到嗎？

羅嘉 那些人們嗎？他們一定找得到的！誰去尋找，誰就必定找得到？誰想念得懇切，誰就一定找得到！

娜泰亞 但願他們能夠找到好一點兒的東西——發見更好的東西……

羅嘉 他們是在嘗試着呢！可是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姑娘！——我們應該尊敬他們……

娜泰亞 我怎麼能夠幫助他們呀？我是自己都不能扶持自己呵！

白比爾（以決然的調子）喂——聽我說——我再對你說，娜泰亞，這兒是在他的面前——他一

一切都知道了……你同我一起走開吧？

娜泰亞 去那裏？由這個監獄跑到別一個監獄裏去嗎？

白比爾 我告訴過你——我一向是個小偷，那是上帝保佑！而今我要停止了。我這麼說，就得這麼做的！我能够閱讀和書寫——我要去做生活——他已經對我說過，教我自己設法到西伯利亞去——讓我們一塊走，你說怎樣？你以為我不厭惡我現在的生活嗎？——娜泰亞——我知道……我瞭解了……我現在是用着那種思想，就是說天下有許多受人崇奉和尊敬的人們——但他們卻是我還更厲害的賊子呀，我就是用着那種思想來安慰我自己！然而那於我又有什麼補益呢？但這並非是我在後悔……我是不承認良心這東西的……但我感覺到一件事情：一個人應該活得有聊。應該過好一點的生活……應該能够尊敬自己……

羅嘉 那是一點兒不錯，朋友呀！願上帝保佑你！這是真實的一個人應該尊敬他自己！

白比爾 我是從童年起就做着偷兒了。個個人總是

喚我『華斯卡——偷兒——一個偷兒的兒子啊！』哦——那很好——大爺是個小偷……想一想吧——如今也許，我是出於故意地去做小偷的吧——也許如今我做賊就是爲了他們誰都不喚我別的名字吧……是嗎，娜泰亞？

娜泰亞（悲傷地）不知怎的我總不信你的話兒——今天我很不安——我的心兒沉重得非凡……好似我期待着什麼岔子會發生一般的……這是一個哀憐啊，華斯卡，你今天對我說這些話……白比爾 什麼時候對你說才行呢？我同你說話這不是第一遭呀……

娜泰亞 那末，我爲什麼要跟你一起走開呢？我不是很愛你呀——有時候我喜歡你——有時候，只要一瞧見你就使我討厭哪……這似乎——不——我真的不愛你……因爲當一個人真的愛上了別個的時候，就看不出有什麼缺陷了……可是我卻瞧見了你的缺陷呢……

白比爾 那不打緊——你等一回就會愛我啦！我會使你一心向我……只要你說一聲『是』就是了。

我注目着你已經有了一年多了……你是個美麗的姑娘……你是和藹的——你是靠得住的……我非常愛慕你……

（費希利賽著着很縹緞的服裝在窗口出現，偷聽着。）

娜泰亞 是的——你愛我——可是我的姊姊怎麼辦呢？

白比爾 （狼狽地）噯，管她什麼像她那樣的人多得很呢……

羅嘉 姑娘，你那樣是很好的！如其沒有麵包的話，便是藜草，你也可以吃的呀……

白比爾 請你——替我感到一些苦惱吧！我的生涯完全不是薔薇呀——這是一個生命的地獄……這裏沒有一點兒快樂……我感到彷彿有深淵在下面吞噬着我一般……不管我怎麼努力去攀援和把握，一切全都是已經腐朽了的東西了……它馬上就會斷裂起來……你的姊姊——啊——我想她是跟別人不同的……如其她不是這麼貪錢

的話……我早就替她蹈湯赴火去了，如其她唯有我一個的話呀……但她偏要有別的人……而且她死命的要錢——還談什麼自由……因為她是不喜歡正直和貧困的……所以她不能扶助我！可是你呀，你卻像似一株小小的松樹……你雖然要彎曲，可是你是不會折斷的……

羅嘉 是的——跟他一塊去吧，姑娘！他是個好孩子——他是一點兒也不錯的！只要常時告訴他，說他是個好孩子，那末他就不會忘記這個的——他就會信賴你啦。你得不住地對他說：『華斯卡，你是個好人——你別忘記這個呀！』想一想吧，親愛的，除了跟他，你還能到哪兒去呢？你的姊姊是隻野蠻的畜生……至於她的男人嗎，那許是提都不值得提起呢？他的腐敗是超乎言語之上的了……而且這兒的一切生活，那裏有你可以逃遁的道途呢？但這孩子卻是強有力的……

娜泰亞 沒有地方好去——我知道——我想過這層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我什麼人都不信任——而況也沒有我可以去的地方……

白比爾 有是有的！但是我不能讓你走上那條路

——我寧可割斷你的喉嚨！

娜泰亞（笑着）看啊——我還不會做他的妻子

——他卻早就說要把我殺了呢！

白比爾（把她摟抱）來吧，娜泰亞！說一聲是吧！

娜泰亞（緊擁着他）可是我得告訴你一件事兒，

華斯卡——我在上帝的跟前發誓……無論怎麼，

要是你有一遭毆打了或是傷害了我的話，那我就

不會憐憫自己的……我會上吊或是……

白比爾 願我的手腐爛吧，要是我碰傷了你的話！

羅嘉 別懷疑他，親愛的！他需要你，比你需要他怕是

更急切得多吧！

費希利賽（從窗內）如今終於訂了婚了啦！好個

戀愛和教訓呀！

娜泰亞 他們回來了——啊，上帝——給他們瞧見

了——啊，華斯卡！……

白比爾 你爲什麼駭怕呀？現在沒有誰敢碰你一下！

費希利賽 別害怕，娜泰利亞！他不會打你的……

他還不懂怎麼去愛人或者怎麼去毆人呢……可

是我倒懂啦！

羅嘉 啊啊，混蛋的娼婦根——像一條草叢裏的毒

蛇呢……

費希利賽 他的膽量只是在嘴上呢！

高斯蒂耶夫（登場）娜泰雪！加你在這兒幹嗎？你

這個寄生蟲呀！講空話吧？嘮叨家務吧？茶缸還沒有

準備妥當？桌還沒有揩乾淨吧？

娜泰亞（退場）我以爲你們到教堂裏去了啦……

高斯蒂耶夫 我們做什麼都是不干你的事的！當心

你自己的職務就是——告訴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好了。

白比爾 閉嘴，你這小子！她再也不是你的丫頭啦！別

去；娜泰利亞——別做一件兒生活！

娜泰亞 請別命令我吧——你現在下手太過快了

咧（退場）

白比爾（向高斯蒂耶夫）足够了，吧？你們把她牛

馬似的奴役了很久了——現在她是屬於我的了！

高斯蒂耶夫 屬於你的？你在什麼時候把她買了的

——化了多少錢呀？

(費希利賽帶笑地咆哮起來)

羅嘉 華斯耶，走開吧！

白比爾 別笑，你這傻子——不信的話，大爺首先得

使你喊幾聲嗚嗚！

費希利賽 啊，多可怖呀！你恐嚇我！

羅嘉 華斯萊——走開吧！你不知道嗎——她在挑

撥你哪……嘲弄你哪，你不知道嗎？

白比爾 是呀……你扯謊，你扯謊！你休想獲得你所

渴望的東西！

費希利賽 我也不會獲得我所不要的東西呢，華斯

耶！

白比爾 (向她揮拳) 我們等着瞧吧……(退場)

費希利賽 (經過窗口而去) 好，我給你們按排結

婚的儀式去吧……

高斯蒂耶夫 (走到羅嘉那兒) 喂，老頭兒，怎麼樣

呀？

羅嘉 什麼都好！

高斯蒂耶夫 你打算要走吧，他們說——

羅嘉 快了。

高斯蒂耶夫 上那兒去？

羅嘉 筆直往前走……

高斯蒂耶夫 浮浪麼，嚶！你不高興常住在一個地方

嗎？你不高興嗎？

羅嘉 俗話說得好：就是水嗎，也是不會流過同一塊

根深蒂固地沉入地中的石頭。

高斯蒂耶夫 講到石頭，那是對的。可是人呀，必須住

在一個地方才好。人不能和螳螂一樣地過活，爬到

那裏就是那裏的……一個人必須要固定在一個

地方——不能無目的地亂跑……

羅嘉 可是假設他把他所住的無論什麼地方，都當

做他的家不行嗎？

高斯蒂耶夫 爲什麼，那末——他是個流浪漢了

——是不中用的……但做一個人卻必須有一種

用處——他必須工作……

羅嘉 你就是那麼想的，嚶？

高斯蒂耶夫 是的，當然咯……瞧一瞧吧！一個流浪

漢是什麼東西呢？他是一個古怪的傢伙……不像

旁的一切人們。如其他是個真正的巡禮，那末他對

於這世界許是有點兒利益的……也許他能發見了一個新的真理。哎——但真理不是個個都有價值的。那末不如讓他深藏在自己的胸中，別對人們提起這個吧？否則——讓他用沒有人懂得的講法說出來……別讓他干涉別人……別讓他無緣無故地激動別人吧！因為別人怎麼過活都不干他的事兒！讓他一個人往自己的正義之路走去吧……在森林裏——或是在一個寺院裏——和人間隔絕吧！他應該不干涉——也不指摘別人——祇是祈禱——為我們全體祈禱——因為世界上一切都是罪孽——為了我——為了你們——為了人人去祈禱吧——那才是他捨棄人間煩惱的辦法呢。就是那麼樣（歇息）但是你——你是那一類的巡禮呢？一個誠實的人總得有一張護照……一切誠實的人都是有護照的……對啦……

羅嘉 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民衆——但其中也有好些平庸的人們……

高斯蒂耶夫 不要捏造漂亮話了！別教我猜啞謎吧！我和你是一模一樣的聰敏哩……請問民衆與庸

人有什麼差異呢？

羅嘉 這兒那有什麼啞謎呀？我剛才說——世界上有荒岩，但也有肥土……要是在肥土裏面，無論你播種什麼下去，都是會生長的……就是那麼一會事……

高斯蒂耶夫 你的意思是指什麼？

羅嘉 拿你自己來做比喻吧……要是主上帝自己對你說：『密海爾，做一個人吧！』——那是中用的——這兒還是沒有出息——因為命運註定了你該這樣活下去……

高斯蒂耶夫 啊——你可知道我老婆的叔父是個軍官呢，假如我……

費希利賽（進來，向她的男人）密海爾·伊凡諾契去用茶吧……

高斯蒂耶夫（向羅嘉）聽着！你給我滾出去吧！你得離開這裏——聽見嗎？

費希利賽 是呀——滾出去，你這老活屍！你的舌頭

太長了！而且——誰知道呀——你也許就是個逃犯罷……

高斯蒂耶夫 要是今後再給我看到你的形跡的話

——好的——我已經警告了你

羅嘉 你會叫你的叔父去，噯去吧——喚他來告訴他，你捉住了一個逃犯——那末你的叔父也許能獲得一筆賞格吧——也許一共有三個哥貝克：

布卜諾夫 (在窗內) 你們在爭論什麼物價呀？三個哥貝克——買些什麼？

羅嘉 他們恐嚇我，要把我出賣哩……

費希利賽 (向她的男人) 去吧……

布卜諾夫 值三個哥貝克嗎？——當心點，老頭兒

噯——即使是一個哥貝克他們也會幹一幹哩！

高斯蒂耶夫 (向布卜諾夫) 你總是這個壞脾氣，

好像一個傀儡驀地裏從箱子裏面跳出來似的。

費希利賽 這個世界上真是充滿了倒霉的人們和

癩三呢——

羅嘉 願你去受用茶點吧！

費希利賽 (掉轉頭來) 閉嘴！你這個混蛋的毒菌！

(與她的男人一同退出)

羅嘉 我今晚就得走開！

布卜諾夫 那很好。不要太留戀這種優待吧！

羅嘉 真的受够了。

布卜諾夫 我曉得。我曾經逃脫了幾次絞刑，全憑大

爺走得適時……

羅嘉 呀？

布卜諾夫 那是真的。事情是這樣的。我的老婆跟我的夥計姘上了。他媽的這小子，本領倒是有點兒的

——他能够把一張狗皮染得看上去和熊皮一樣

——又能够使貓皮變爲袋鼠皮——麝香鼠皮，各

種各樣的皮是的——我的老婆跟他姘上了——

他們互相是這麼熱狂，這使我害怕起來，他們也許

會把我毒死，或是幹這類別的花樣兒的——所以

我便開始毆打我的老婆——於是那小夥子也就

來打我……唉，我們打得真是野蠻啊！一次他撕去

了我的一半鬍子——還折斷了我的一條肋骨：

……好的，於是我就發怒了……我拿了一把鐵的碼

尺，劈頭一擊就打在老婆的腦袋上——是的——

這回全像是一場効忠上帝的大戰爭呀！過後我知

道事情委實弄壞了……他們正計劃着要佔我的優勝啊！所以我開始謀劃——怎麼殺死我的老婆——我把整個事情想了一回……但是我那時想到了了一個較好的方法……於是走開了……

羅嘉 是呀，那樣最好讓他們繼續把狗仔變做麝香鼠去吧！

布卜諾夫 不過——鋪子是起了我老婆的名字的……所以我給她攆出來了，你可懂得雖然說句實話兒，我早已把它喝酒喝完了……我是一個厲害的酒漢呀，你可知道……

羅嘉 啊——一個厲害的酒漢……

布卜諾夫 在你所碰到的酒漢裏面，可算是最壞的了！我一旦喝上了酒的時候，我把眼前的一切東西都會喝個精光的，我會化費了所有的金錢——一切東西，除了我的骨骼和皮膚以外……還有，我是個懶漢……我的憎惡做工的情形說來真是可怕！

（莎青和戲子登場，鬪着嘴。）

莎青 無稽之至！你去的是虛無之鄉——那全是愚

蠢的謊話！老頭兒，你幹嗎用了這許多神話來欺騙他？

戲子 你扯謊！老伯伯，請你告訴他，他扯了謊呢！

——我打算走開去了。今天我做了一天生活——我掃除了街道……我沒有喝一滴伏特加酒。你想那麼怎樣？這兒瞧——二倍的十五個哥貝克——我是戒酒的人兒了。

莎青 爲什麼——這是可笑的呀！送給我吧——我

把它或是喝酒喝光——或是鬪牌去輸完吧……

戲子 滾你的——這是給我自己當川資的……

羅嘉（向莎青）你啊——你爲甚麼竭力地把他領入迷路裏去呢？

莎青 告訴我，先知，爲上帝所愛的人，你看我的將來怎麼樣？我雖是已經變成粉碎了，夥計——可是一切也還沒有都失掉……老伯伯……在這個世上還有好多狡猾的傢伙，他們的腦筋比我更要狡詭呢！

羅嘉 你是個快樂的人，君子坦丁，而且還是個投契的人呢！

布卜諾夫 戲子到這邊來吧！(戲子走往窗那邊，坐在布卜諾夫面前的窗檻上，接着低聲和他說話。)

莎青 你可知道，夥計，先前我是一個聰敏的少年。咧，想起來真是有味兒。我是個色鬼……豪華地跳過舞，演過劇，在臺上，老愛娛樂別人……這真是非常的愉快呀……

羅嘉 那末，你現在怎麼變成這個樣兒呢？

莎青 老頭兒，你真是尋根問蒂呢！一切都要知道嗎？幹嗎呀？

羅嘉 我要曉得人生之道——我看着你，可是我不能理解你。你是個勇敢的孩子，君士坦丁，你也不是傻子……然而，猝然之間……

莎青 這是因為監獄咯，老伯伯呀——我吃了四年零七個月的官司……那以後——我還能够往那兒去呢？

羅嘉 呵！但是你為什麼進監獄去呀？

莎青 就因為一個流氓哪——我的怒氣一冲天，我就把那小子殺死了……於是自暴自棄起來……在監獄裏我學上了鬪牌的玩意兒……

羅嘉 你殺死人——是爲了一個女子吧？

莎青 是爲了我自己的妹子……但是看吧——這裏只剩我這個孤老兒了！我並不介意這些詰問和盤駁——而且那事情是在很久以前發生的。如今是我妹子死後的第九年了……夥計，她是個古怪的女郎呢……

羅嘉 你把生命看得太輕易了！但是剛才那銅匠在這裏卻叫喊得多厲害呀！

莎青 是柯勒西契那小子吧？

羅嘉 是呀——『沒有工作呀，』他喊着；『沒有一切呀……』

莎青 他老是這個樣子的。我呀，我有什麼生活可以做呢？

羅嘉 (低聲地) 看——他來了！

(柯勒西契慢慢地走進來，他把頭垂得低低地。)

莎青 嘿，鰥夫！你怎麼這樣頹唐呀？你在想些什麼呢？
柯勒西契 我正在考慮——我將要做些什麼我已

經沒有食物了——什麼都沒有了——都給葬儀化光了……

莎青 讓我給你一點兒教訓吧……不要做生活！在地做個這世界上的累贅就是！

柯勒西契 還有呢——說吧——我已經連自己都覺得可羞了呢……

莎青 爲什麼呀——讓你過着那狗仔都不如的活，人們倒一點兒也不覺得羞恥呢。想一想吧……假如你停止了工作——我也是這樣幹——成百個人也是這樣，成幾千人也是這樣——人人都是這樣——懂得嗎？——人人都停止了工作……沒誰願意做一個傻東西——那末，看它會發生些什麼？

柯勒西契 那末，大家都會餓死哩……

羅嘉 (向莎青) 如果那些是你的意見，那末，你得加入宣教團去 (Begines，十三世紀時的一種宣教團，譯者註)——你可知道——據說真有這麼一個團體呢……

莎青 我知道——老伯伯——他們不是傻瓜呢……

羅嘉 (不安地) 娜泰亞哭的就是她呀——啊，上帝……

(娜泰亞在高斯蒂耶夫的窗後痛號：『爲着什麼呀？請停止了！我幹了什麼錯事呢？』)

(從高斯蒂耶夫的房內傳來一片噪聲，和瓷器攪亂摔碎的聲音，又雜着高斯蒂耶夫底尖銳的吆喝聲：『啊，異教徒雌狗娘！』)

費希利賽 慢，慢一回兒——我來教訓她吧——好了，好了！

娜泰亞 他們在打我——謀害着我呀……

莎青 (從窗那邊怒鳴起來) 嘿——你們在那兒呀……

羅嘉 (顫慄着) 華斯卡在那兒呀——喚他來——

啊，上帝——聽吧！夥計們喲……

戲子 (奔出去) 我立刻把他找來！

布卜諾夫 這幾天他們把她打了許多頓了……

莎青 去，老頭兒——我們來做證人吧……

羅嘉 (跟着莎青) 啊——證人——幹嗎呀？華斯

卡——應該立刻把他喚來！

娜泰亞 姊姊——姊姊親愛的華——華……

布卜諾夫 唉，他們把她的口塞住了——我走去看……

(高斯蒂耶夫房內的噪聲漸漸地沉寂下去，他們好似走到門口來了。傳來老頭兒的喊聲：『停止了！』門砰然地被撞了開來，它的聲響尖銳地切斷了別的一切噪聲。舞台靜寂。薄暮。)

柯勒西契 (坐在雪橇上，漠然地，搓搓他的手兒；最初含糊地喃喃着，接着) 以後怎麼辦呢？一個人是必須生存的呀。(提高嗓子) 必須有棲息之所——是嗎？現在沒有棲息之所，沒有屋頂——什麼也沒有……只有光人兒——單祇光人——沒有希望……沒有幫助了……

(緩緩地退場，他的頭低屈着，經過了一晌預

兆似的靜寂，於是在門口的某處，有一陣羣衆的叫聲，漸漸地響起來，漸漸地近來了。各個人的聲調歷歷可聞。)

費希利賽 我是她的姊姊啦——讓我走吧……

高斯蒂耶夫 你們有什麼權力呀……

費希利賽 你這個囚犯喇！

莎青 喚華斯卡來——快！佐甫——揍他呀！

(警笛聲。韃靼人奔入右手繫着繃帶。)

韃靼人 你倒有了一條新法律呢——青天白晝可以殺人！

(佐甫入，後面跟着米迪維德夫。)

佐甫 大爺給他一個好東西吃吧！

米迪維德夫 你——你怎麼敢打人呀？

韃靼人 你自己就有打人的權利嗎？你的責任是什麼呀？

米迪維德夫 (追在後面) 停下來——把我的警笛還給我！

高斯蒂耶夫（奔入舞臺）亞伯拉姆阻止他吧！他抓起來他是個兇手呀——他……

（華仙尼雅和娜斯奇雅登場，她倆扶着頭髮蓬亂的娜泰亞。莎青退後，推開那正要去打妹子的費希利賽，同時，站在她近旁的亞洛雪加，瘋狂似地舞躍着，對她的耳朵彈着舌，叫喊着，咆哮着。此外又有衣服襤褸的男女數人登場。）

莎青（向費希利賽）啊——你這混蛋的母狗仔費希利賽！滾吧，你囚攔的，我要把你小子撕得粉碎呢——假如我值得用自己的性命來換你狗命的话！

華仙尼雅（引娜泰亞到邊頭）你——加波夫娜，你——足够了——歇手吧——你不怕羞嗎？不然，你是瘋了吧？

米迪維德夫（抓着莎青）啊——終竟抓住了！

莎青 佐甫喲——把他們揍起來呀！華斯卡——華斯卡喲……

（他們混亂地在那座磚牆的近傍掙扎着。他們把娜泰亞引到右邊，安置在木頭堆上面。白比爾從大門口衝進來，靜靜地，用有力的動作，推開羣衆。）

白比爾 娜泰亞，你在那兒……你……你……

高斯蒂耶夫（在一個牆後不見）亞伯拉姆！抓住華斯卡弟兄們喲——幫助我們把他抓住吧！他是個偷兒強盜！

白比爾 你——你這個老私生子（描準着高斯蒂耶夫，給以劇烈的毆擊。高斯蒂耶夫倒了下來，因此舞臺下祇有他的上半身可以看得見。白比爾衝到娜泰亞這邊。）

費希利賽 打華斯卡弟兄們喲！打偷兒呀！

米迪維德夫（對着莎青叫喊）你們都得滾出去——這是家庭的私事……他們是親戚——你們算是什麼呢？

白比爾（向娜泰亞）她怎樣對待你了呀？她用了刀子嗎？

華仙尼雅 主喲——什麼樣的野獸呀！他們用了滾水來澆這個孩子的腳啊！

娜斯奇雅 怕是他們倒翻了的自沸壺吧……

韃靼人 也許出了那麼一樁岔子——但是你得明確地知道才行——你不能不見顛末地就喋起舌子來……

娜泰亞（半昏地）華斯卡喲——把我帶走了吧

費希利賽 良善的人們喲來把瞧呀！我的男人死了！被人謀害了！（羣衆一起湧到大門口來，圍在高斯蒂耶夫倒下的周遭。布卜諾夫離開羣衆，跑到白比爾這邊。）

布卜諾夫（低聲地，向白比爾）華斯卡——那老活屍被人結果了！

白比爾（瞧着他，彷彿他不懂一般）去——喚輛馬車來——務須把她送到醫院裏去……費用全由我來負擔就是……

布卜諾夫 我是說——那老活屍——有人把他殺了……

（舞臺上的聲響像水澆到火上一般的突然消滅了。這時有清晰的低聲的呼嘆）

「不是真的吧？」

「啊——讓我們走開去吧，弟兄們喲！」

「魔鬼！」

「現在看守住吧！」

「讓我們在警察到來之前走開吧！」

（羣衆星散。布卜諾夫，韃靼人，娜斯奇雅和華仙尼雅四人奔到高斯蒂耶夫死骸的跟前。）

費希利賽（站起來，勝利地呼嘯着）被謀害了

——我的男人被謀害了！是華斯卡把他殺死的！我親眼目觀的！弟兄們，我親眼目觀的啊——華斯卡喲——警察！

白比爾（離開娜泰亞）讓我獨自個吧。（看着高

斯蒂耶夫的屍體，向費希利賽）哦——你現在痛快了吧？（踏着屍體，向費希利賽）這個老私生子蹺辮子了你償了願吧！可是人們怎麼不叫你也見閻王去呢？（向費希利賽撲過去。）

（莎青和佐甫快把他抱住，費希利賽在門口隱去了。）

莎青 你該醒醒呀！

佐甫 慢一回兒！別這麼迅速吧！

費希利賽 （再度出現）喂，華斯卡，親愛的朋友，你不能逃避你的命運了……送你到公安局去吧

——亞伯拉姆喲——鳴警笛！

米迪維德夫 那些魔鬼們把我的警笛都偷了去呢！

亞洛雪加 在這兒呀！吹了起來，米迪維德夫在他

後面追逐。）

莎青 （引白比爾到娜泰亞這兒）別害怕，華斯卡！這是在騷擾中殺死的無稽之至——至多是一個殺人犯罷了——你不至於受長期徒刑的……

費希利賽 把華斯卡抓住呀——他殺死了高斯蒂耶夫——我親眼目觀這個的！

莎青 我呀，我也給了那老活屍兩個耳括子——他是容易被結果的……你喚我當證人就是，華斯卡！

白比爾 我不必辯護自己……我要把費希利賽捲

入這個漩渦裏——我會幹的——要謀害他的就是她自己呀……她就是唆使我去殺他的主謀犯呀——是她激勵我的……

娜泰亞 （猝然，嘹唳地）啊——我明白了——華

斯卡喲，這就是那麼一回事呀？良善的人們喲，他們都是有罪的——我的姊姊和他——他們倆都是有罪的呀！他們倆都是預先計劃好的，所以，華斯卡喲，你剛才所以同我說了那些話——又教她來偷聽一切吧？——良善的人們喲，他是他的姘頭喲

——你們得知道這點——人人都得知道這點——他們倆都是有罪的——她唆使了他去殺死她的男人啊——她的男人中了他們的詭計了——我也是中了詭計啊！如今他們把我殘害了……

白比爾 娜泰亞喲，你怎麼了？你在說些什麼話？

莎青 啊——混蛋！

費希利賽 你扯謊！她也扯謊！謀害了我的男人的就是她——華斯卡啊……

娜泰亞 他們倆都是有罪的！上帝把你們都投入地獄裏去吧！

莎青 好昏亂的事呀！放點神兒——華斯卡喲——
不然的話，也許要把你毀滅在他們倆的手裏吧？

佐甫 我不懂這個——啊——好個漩渦！

白比爾 娜泰利亞喲！這是不能算作真話的！你當真
不信仰我——同她——

莎青 看上帝面上，娜泰亞喲！想想清楚吧……

費希利賽 （在路口）他們已經把我的男人殺死
了——大人是華斯卡·白比爾那偷兒殺死他的，
局長老爺呀！我是親眼目觀的——所有的人們都
是看見的……

娜泰亞 （輾轉於憂戚中；她的神經恍惚得很。）良

善的人們喲！我的姊姊和華斯卡把他殺死了！警士
喲——聽着——這個是我的姊姊——她在這兒

——她唆使並且誘惑她的情夫——他在這兒站

着——好個流氓呀！他們倆共同把他殺死了！拿他

們投入監獄裏去吧！拿他們帶去審判吧！把我也一

同帶去吧！到監獄裏去呀！基督萬能——把我也帶
到監獄裏去吧！

——幕——

第四幕

舞臺面與第一幕同。祇是白比爾的臥室已經不存在，分隔的板壁也移開去了。又柯勒西契時常坐下來工作的處所已不再放鐵砧。在先前白比爾房門所在的一隅，現在正是韃靼人偃臥着，他非常煩躁地，不時地在呻吟。柯勒西契坐在檯子的一端，修繕着一隻手風琴，還時時試着音調。莎青，男爵，和娜斯奇雅坐在桌子另一端，他們的前面放着一瓶伏特加，三瓶啤酒和一大塊黑麵包。戲子躺在火爐頂上，轉輾地翻着身，咳嗆得很厲害。時間在晚上。舞臺被一盞桌子中央的燈火照耀着。戶外的風在狂嘯。

柯勒西契 是呀……他在紛擾和喧嚷中溜走了：

男爵 他恰巧是在那些巡警的眼下隱去的——彷彿一溜青煙似地……

莎青 是的，那就是罪犯們怎麼從正直之羣中逃走的！

娜斯奇雅 他是個可親近的老人呢！但是你們——

你們不是人兒——你們正像——哦——像那鐵上的徽鏤！

男爵 祝你健康，你的婦人喲！（喝酒）

莎青 他是個盤根詰底的傢伙——是呀！娜斯奇雅在這兒愛上了他呀……

娜斯奇雅 真的我愛上了他癡情地！這是真實的他看見一切——明瞭一切……

莎青（笑着）是的，大體講來，我可以說，他是一種——哦——好像那給不會咀嚼的人吃的粉糊：

男爵（笑着）對呀！他好像那貼在疔瘡上的膏藥！

柯勒西契 他是慈祥的，仁愛的——你們這般人呀，連憐憫的意義都不懂得哩……

莎青 要是我可憐你，那對於你又能夠有些什麼好處呢？

柯勒西契 你不必憐憫——但你也不必傷哀或是

得罪你的伙伴啊！

韃靼人（坐在他自己的板床上，小心地撫摸着他那受傷的手兒。）他是個良善的老頭兒，人生的法律就是他內心的法律……誰服從這條法律，誰便是良善的，而那些違背它的人，便該消滅……

男爵 什麼法律呀，王子？

韃靼人 有許多條呢——各種款式的——你可知

道……

男爵 那末說吧！

韃靼人 毋害人——那樣便是一條法律囉！

莎青 哦——你是指『刑法』、『罪犯處罰懲戒條

例』吧，嘍？

男爵 還有『和解裁判處罰條例』呢！

韃靼人 不，我不是指可蘭經，這是最高的聖典——

而且你的內心也應該變爲可蘭經才行——是呀！

柯勒西契（矯試着他的手風琴）啊，這東西拚命

地作怪聲呢。只有王子講的是真理——一個人應

該遵守法律去度活——遵守聖書的教義……

莎青 成的——往前幹去吧！

男爵 嘗試一下就是！

韃靼人 先知默漢穆德賜給了我們一部法律。他說：『這兒是法律，依照這裏面寫的去做吧！』可是以後下去，有一個時代會到來，那時候，可蘭經已經失掉了它的意義了——於是時代便產生出它自己的法律來——每個時代都要創造自己的法律的……

莎青 自然咯！時代往前進行下去——就有刑法條例頒布給我們的……這是強有力的法律，夥計嚟——這不是容易毀壞的啊！

娜斯奇雅（把她的玻璃杯叩着棹子）爲什麼——爲什麼我留在這兒呀——同你們我打算到某個地方去——往世界的盡頭去！

男爵 沒有鞋子吧，我的婦人呀？

娜斯奇雅 我可以赤了腳去的，要是必需的話——

四肢落地的爬過去也行！

男爵 那真是幅可觀的畫圖呢，我的婦人——四肢

爬行！

娜斯奇雅 是的——我會爬行的，如其是必要的話

——無論怎麼都可以——只要我能够再也瞧不見你們的鬼臉兒——啊，我是這樣厭惡這整個的——生活——人類——一切東西！

莎青 可是你走的時候，務請攜帶戲子同行——他小子是正在打算往同樣的處所去呢——他相信在世界盡頭的半里之遙裏面，有一間療治『機器』的病院……

戲子 (從煖爐頂上伸出頭來) 你這傻瓜——那是一間療治『機器』的病院呀！

莎青 是療治『機器』的——中了伏特加的酒精毒！

戲子 是呀！他要去的他當真要去的！你們等着看吧！

男爵 他是誰老爺！

戲子 就是老子。
男爵 多謝了，女神的僕人喲——可是她的名字叫什麼？——戲劇——悲劇底女神吧——她的名字是什麼？

戲子 是繆絲(Muse, 文藝之女神——譯者註。) 獸子啦！不是女神——是繆絲呀！

莎青 拉契塞斯——海拉——亞福洛特脫——亞屈洛波斯——哦！他們都給我滾開吧！你瞧——男爵——這就是那個老頭兒呀，他把腐爛的東西塞滿了戲子的腦袋兒……

(註) 拉契塞斯(Lachesis)為命運之神；海拉(Hera)司婦女與婚嫁之女神；亞福洛設脫(Aphrodite)為戀愛與美麗之神；亞屈洛波斯(Atropos)司命運之神——譯者註)

男爵 那老頭兒真是個傻瓜……

戲子 蠢貨喲！野人喲！麥爾波門——那就是她的芳名呀！沒有心腸的禽獸們！私生子們！你們知道他就跑開去了！『儘管縱酒姿飲吧，可悲的精靈喲！』詩句——哦——貝龍納作的是呀——他會尋到某個地方，那兒沒有——沒有……

男爵 那兒是沒有一切吧，老爺？
戲子 對呀！沒有一切！『這個洞穴呀，將來便是我的坟墓——我要死了——病篤兮力盡……』你們為什麼生存呀？為什麼呀？

男爵 你這小子喲！不論是上帝，或是天才，或是酒漢

——什麼都好——請你別這末大聲地號叫吧！
戲子 你小子胡說八道！大爺偏要盡情地叫喊啦！

娜斯奇雅 （從棹子邊擡起頭來，高舉着她的手）

儘管喊吧！讓他們諦聽着你吧！

男爵 你是什麼意思呀，我的婦人？

莎青 男爵，管他呢！一夥子見鬼的，讓他們叫喊吧！

——讓他們把他媽的腦袋割開吧，要是他們自己

高興的話！他們的瘋狂是有法門的呀！你別像那老

頭兒一般地去干與別人吧！是的——這就是他呀

——他媽的老頭兒——他鼓惑了我們全流子人

啦！

柯勒西契 他嗎，慫恿他們走開去——可是沒有把

道路指給他們看一下！

男爵 那老頭兒是個騙子哪！

娜斯奇雅 牛皮大王！你自己才是個騙子呢！

男爵 閉嘴，我的婦人！

柯勒西契 其實老頭兒並不怎麼喜歡真理的——

而且事實上他曾經堅決地反對真理——但是結

果豈不是他講的對嗎？瞧一下吧——什麼地方有

着真理呀？不消說，沒有，你連它的影子都沒有見到過呢！舉個例子吧，坐在那邊的我們的韃靼王子，他在做生活的時候把手兒都壓壞了——所以而今他的臂膀便得切斷下來——唉，這才是真理呀！

莎青 （用緊握的拳頭打着棹子）閉嘴！你們這些母狗仔底子孫，傻瓜，別再說一句關於那老活屍的話兒吧！（向男爵）你這小子，男爵，你在這許多人裏面算是最壞了！你什麼也不懂得，偏要魔鬼似的吹牛！就算老活屍不是騙子，那末，什麼是真理呀？人類——那才是真理呀！他還懂得人——你小子就不然啦！你完全和石子一般的癡騃呢！我曉得這個老活屍——是的，他扯了謊——但完全是爲了可憐你們而扯謊的……天老爺譴罰你們吧！許多人扯謊祇是爲了哀憐他們的同伴哩。我曉得我在上一本書上曾經讀到過這事情，他們扯謊——啊——真是扯得多漂亮，多動人，多激勵人呀！有的謊話帶來了安慰，有的帶來了和平——只須一句謊話，便能夠辯護那壓壞一個勞動者底手兒的罪過，而歸咎於那些肚子挨餓的人兒了！我曉得

扯謊的意義是什麼！一個孱頭和一個由於懦弱而形成的寄生蟲呀——他們兩種人才是一定得扯謊的——因為謊話是他們的援助，他們的盾牌，他們的盔甲！可是強者嗎，他是個自己的主子，他是個自由的，無需乎吮吸他鄰舍的血液的人兒——所以也就無須乎扯謊了！說謊話——這是奴隸的伎倆，奴隸的信條！真理才是自由人的宗教呢！

男爵 妙極了！名言至理！聽啊，聽啊！大爺贊成的！你說話真像個誠實人呢！

莎青 爲什麼有時候癩三不可以說一下真話呢？

——正因爲誠實的人們有時候也在扯謊哩！是的一——有好多我是忘了——但我也還知道一點兒！那老頭兒嗎？哦——他真是聰敏！他激動我正和酸痛觸着一塊髒的老銀洋一般哪來吧，讓我們喝杯酒來祝禱他的健康吧！把杯子斟滿來——（娜斯奇雅注滿一杯啤酒，端給莎青，他笑着。）那老頭兒呀，委實是過着他自己的獨特的生活的……他從自己的觀察點，去看世界的一切。一次，我問他：『老伯伯，人類爲什麼要生存呢？』（摹擬着羅嘉的聲

調和姿勢。）於是他回答：『爲甚麼，我的親愛的伙伴，人類生存爲的是要圖生活的改進哪！舉個例子吧：比如我們說，在這世上有好多木匠和各種的賤痞……許多的人們……可是從他們之中，現在卻產生了一個木匠，像他那樣的人在地球的表面上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他比別個都高明，在木匠中間簡直沒有他的敵手了！他的個性的光輝反響到他的一切商業和其餘的同業們，使大家在一日之中便進步了二十年！這種情形可以推行於一切別的事業上去——鐵匠，鞋匠和別的勞動者——以及一切旁的農民——甚至那些希望生活向上的貴族們裏面去！雖然，每個人都以爲他是爲着自己而生存的，其實呢，他活着爲的卻是圖生活之改進。那怕一百年——也許再長一點——我們是希望着過更好，更崇高的生活的……』（娜斯奇雅專心地凝視着莎青的臉，柯勒西契歇下工作聽着。男爵低低地垂下頭兒，用手輕輕的叩着棹子。戲子從煖爐上窺視着，打算無聲無息地爬進床上去。）『每個人兒，兄弟們，都是爲着企圖生活的改進而生

存着的。所以我們應該互相尊敬每個人！我們怎麼能夠知道他是誰呢？他是爲着什麼而誕生下來的呢？他能夠成就一些什麼呢？也許他的來到世上就是我們的幸福呀……尤其是我們應該尊敬孩子們——需要自由呵！別干涉他們的生活！尊敬孩子們吧！（沉寂）

男爵（沈思熟慮地）嗯——是的——改進一點子嗎？——那使我想起我的家庭來了……那是伽索令朝那時候的一個舊家族……一切貴族武士，原是由法蘭西歸化來的……他們臣服俄羅斯的朝廷，爲自己的國家效忠，以後便越陞越高了。在尼古拉第一的時代，我的祖父古斯泰夫·杜皮耳膺了高位——富豪無比——成幾百個農奴……

馬兒啦——廚子啦……

娜斯奇雅 你吹牛！這怕不是真實的吧！

男爵（跳起來）什麼好——再說說看——

娜斯奇雅 這不是真實的。

男爵（怒鳴）在莫斯科有一幢房子！在彼得堡也有一幢房子！馬車啦！附着紋章的馬車啦！

（柯勒西契拿了他的手風琴走到一邊，與高采烈地望着這個光景。）

娜斯奇雅 你吹牛！

男爵 閉嘴——我說——成幾打的僕役……

娜斯奇雅（快意地）你吹牛！

男爵 大爺把你揍死啦！

娜斯奇雅（準備逃避）沒有馬車呢！

莎青 歇了吧，娜斯奇雅！別惱怒他小子！

男爵 慢一回兒——你這母狗仔！我的祖父……

娜斯奇雅 沒有祖父呢！什麼也沒有啦！

（莎青破臉大笑）

男爵（憤怒得疲憊了，在凳上坐下）莎青！請你告訴這個雌狗仔吧——什麼——你，你也笑着你

——你都不相信我嗎？（失望地喊起來，緊握着拳頭打桌子）這是真實的——你們全體落入地獄

的！

娜斯奇雅（勝利地）怪不得——你在叫喊着吧！如今你該懂得了吧，當一個人沒有人信仰他的話

的時候，他感到怎麼樣呢？

柯勒西契（回到棹子這邊來）我想這樣會打起架來的……

韃靼人 哦——人們都是傻瓜！這未免太壞了……

男爵 我不能容許誰來譏刺我！我有證據——有文書——你們落入地獄的！

莎青 忘掉了吧！把你祖父的馬車忘掉了吧！你是不能乘着先前的馬車到什麼地方去的！

男爵 她小子怎麼這樣大膽呢——反正是一樣的——

娜斯奇雅 想像一下吧！我爲什麼這樣膽大——

莎青 你瞧——她膽敢呢！現在她怎麼要比你壞些呢？雖然無疑的，她在先前是甚至沒有父母的，別說馬車和祖父了……

男爵（鎮靜下來）你們去死吧——你們應該知道怎樣心氣和平地跟人辯論——至於我，剛才似乎失去了意志力了……

莎青 那末，再求得一點好了——意志力是很有用處的……（沉寂）娜斯奇雅，你打算去醫院嗎？

娜斯奇雅 幹嗎？

莎青 去看看娜泰亞。

娜斯奇雅 哦——你得蘇醒了吧？她出院已經有了好久時候了呀——可是他們連她的影踪都找不到呢……

莎青 哦——那女郎是跑走了！

柯勒西契 這是很與味的吧，我們看是華斯卡訴勝費希利賽，還是正相反呢——

娜斯奇雅 費希利賽一定會勝利的！她是多狡猾呀！至於華斯卡嗎，他怕是要上絞架去的了！

莎青 難道是殺人犯嗎？不——不過坐坐監牢罷了……

娜斯奇雅 那太壞了——上絞架倒比較的還好些呢……你們也都該被送到那地方去呀……彷彿掃進一個洞裏——和塵埃一般地……

莎青（吃驚地）什麼一回事？你瘋了嗎？

男爵 哦——給她一頓鞭撻吧——那才算是教訓！她不要太過荒唐了……

娜斯奇雅 你小子敢碰我一下才算本領大哩！

男爵 我會揍的！

莎青 算了！別侮慢她吧！我不能把那老頭兒置之腦後（狂笑）別得罪你的伙伴！要是我有一遭這樣地吃了虧，我是不是一輩子都要記住起來的呢？那末，怎麼樣呢？要寬恕他嗎？不！

男爵（向娜斯奇雅）你必須明瞭，大爺不是你這類傢伙，你這丫頭啊——你是一塊糞！

娜斯奇雅 你這私生子爲什麼你靠我過活，像蛆蟲依附在一個蘋果上似的！

（男人們揶揄地笑了起來）

柯勒西契 傻瓜一個蘋果！——

男爵 你不能跟她動怒的——她不過是一隻驢子罷了——

娜斯奇雅 你們笑什麼！扯謊的人們喲！我不是當作滑稽東西來給你們開心的啊！

戲子（陰鬱地）給他們一頓毒打吧！

娜斯奇雅 只要我能夠咯（從桌上拿了一隻茶杯，摔在地上）那就是我所痛快地給予你們的對付

呀！

韃靼人 爲甚麼摔碎盆子呢——唉——呆騷的姑娘呀？

男爵（站起來）成的大爺在半秒鐘之內教訓她一些兒禮貌吧！

娜斯奇雅（跑到門這邊）去死吧！

莎青（在後面喚她）喂！算了吧！你打算恐嚇誰呀？大家究竟吵什麼架呢？

娜斯奇雅 狗仔們喲！我願你們蹺辮子！狗仔們喲！

（退場）

戲子（陰鬱地）亞門！

韃靼人 上帝喲！瘋狂的女子，這些俄羅斯人！她們是勇敢而執拗的傢伙，韃靼的女子呢，卻不是那樣的。她們明瞭法律並且奉行……

柯勒西契 她總得吃一頓好好的皮鞭才是。

男爵 這隻雌狗仔！

柯勒西契（矯試着手風琴）這是便當的！可是她的主子卻不在這兒——那年輕的傢伙正把他的生命在燃燒着呀……

莎青 現在去喝一點酒好嗎？

柯勒西契 多謝，多謝……睡覺的時間快到了呢：

：

莎青 你還沒有跟我們混熟嗎？

柯勒西契 那是一點兒也不錯的……無論那兒都可以找到人們——最初你沒有注意到……可是一回兒之後，你便不介意了……

（韃靼人在他自己的板牀上鋪了破布，然後跪下來禱告。）

男爵 （向莎青，指着韃靼人）看啊！

莎青 莫做聲他是個好傢伙呀！讓他獨自個兒吧！

（狂笑）我今天覺得非常和藹——鬼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的……

男爵 你喝飽酒的時候總是和藹的——在這些時候，你甚至還聰敏了一些兒呢……

莎青 當我喝飽了酒的時候嗎？——我就喜歡

一切東西了——不錯——他在祈禱嗎？那倒是妙的一個人可以有信仰，也可以沒有——那是他自

家兒的事情——一個人是自由的——信仰或是不信仰——愛哪——智慧哪……一個人都是對於他自己負責任的——那正是他所以自由的原故呀！人類是——真理！那末，所謂人類是什麼呢？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他們——啊，不是的——這是你，他們和我和那老頭兒——和拿破崙——默漢穆德——一切人合攏來（茫然的在空中描了一個人類的姿態）你懂得嗎？它實在是偉大的呵！它包含萬物的始終——人類的一切——而且萬物都是爲人而存在的啊！唯有有人是生存的——其餘的一切都祇是他的手兒和腦筋底創造罷了！人類它是光榮的啊！那聲音讀出來多洪亮呀！——哦——是這麼洪亮！人類必須被別的一切所尊敬！不能用憐憫來卑視她——卻是應該被尊敬，被尊敬的！男爵呀！讓我們給人類捧觴，祝它健康吧！（站起來）這是快樂的吧，當你覺得你自己是個人的時候！但我是個罪犯，一個兇手，一個癩子——天賦的——在我出去上街的時候，人們就盯瞞着我，彷彿以爲我是一個流氓——他們避開我——把我

看守着，並且常時說：『你這狗仔！你這騙子！做生活去！』做生活？幹嗎呀？去裝塞我的肚子嗎？（狂笑）我老是瞧不起那些太過爲了肚子煩惱的人們的。那是不對的，男爵那是不對的人。比這類事情要崇高呀！人類是高高地站在飢餓的上面哩。

男爵 你呀——說得有理……不錯，挺對——這些使你得到一點兒安慰……至於我個人，老實說是辦不到……：我不知怎麼樣才好。（迴視着周遭，于

莎青 腐化東西！男子漢還有什麼可以使他畏懼的呢？

男爵 （來往踱步）你可知道——如我所能記憶的，在我的腦筋裏似乎曾經有過一種煙霧。我是無論怎麼都不能理解它。不知怎的，我總覺得不快活——我彷彿以爲我一輩子什麼也沒有幹過，祇是不斷地更換着服裝罷了——爲什麼呢？我不懂得！當我唸書的時候——我就著上了那華族子弟的

學校制服……可是我學到了一些什麼呢？我記不得了。往後我結婚了——我就著上了燕尾服——一會兒我又換了晚服……但是我卻選了一個不悅意的老婆……爲什麼呢？我不懂得。我把所有的一切全都揮霍盡了——於是我著上了一種灰色的短衫和紅色的褲子——但是我怎麼使我自己墮落起來的呢？那是連極微細的概念都想不起來……原來我在國家的機關裏面是有一個職使的……我著過一身官服和一頂有徽章的帽子……可是我盜用了國家的公款……於是他們便給我著上一件囚衣——最後我便穿上現在這些衣服了……然而這一切全像是在一個夢裏發生的——這是滑稽得很……

莎青 不很滑稽！倒是——有點兒傻氣！

男爵 是呀——傻氣！我也是這樣想呢。可是——我

生下來不豈是仍有一種什麼目的嗎？

莎青 （發笑）也許是——一個人生下來，大概總是預想着做個比較好的人兒的。（他搖着頭）這是完全對的！

男爵 那魔鬼的娜斯奇雅喲！她奔到那裏去了呀？去瞧她一下吧……（退場，沈寂。）

戲子 韃靼人（沈默）王子（韃靼人迴視）給我做一個祈禱吧……

韃靼人 什麼？

戲子 （較前更低聲地）做祈禱——爲我！

韃靼人 （沈默了一晌）你爲你自己祈禱吧！

戲子 （迅速地從煖爐上爬下來，走到足邊，用戰顫的手斟了酒兒，喝了，於是奔似地跑到大門去）一切都完了！

莎青 噲，驕傲的錫甘別麟！你到那裏去呀？

（莎青彈舌。米迪維德夫到來，著了一件女子的法蘭絨短褂；布卜諾夫跟在後面，兩人都微有醉意。布卜諾夫一手拿了包鹹餅，一手拿了兩條燻魚，腋下挾着一瓶伏特加，又有一瓶則放在他的外褂袋裏。）

米迪維德夫 駱駝是一種類乎驢子的東西——只是沒有耳朵罷了……

布卜諾夫 閉嘴！你自己便是驢子的一種啊！

米迪維德夫 駱駝是全沒耳朵的，完全沒有的——

牠是用鼻子來聽覺的……

布卜諾夫 （向莎青）朋友！我在一切酒館和酒肆裏找遍了你呀！請把這瓶酒拿一拿吧——我的兩

手都握滿了……

莎青 把鹹餅先放在棹上——那末，你的一隻手便

有空了——

布卜諾夫 對呀！——你這驢子——看吧！他不是

一個聰敏的傢伙嗎？

米迪維德夫 一切驢子都是聰敏的——我知道！沒有腦筋，他們就不能幹出一樁事情來。要是做一個誠實的人，那末，他便是一個傻子也是成的……但是一個驢子必須要有腦筋。可是，講到駱駝，你就錯了……你可以騎牠們——牠們是沒有角……也沒有牙齒的……

布卜諾夫 同志們到那裏去了呀？爲甚麼這兒一個

人也沒有在呢？出來吧——大爺請客在那角落裏的是誰呀？

莎青 到什麼時候，你才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喝光呢？
你這嚇鴉草人！

布卜諾夫 很快的！這陣子我已經很少了。佐甫——
佐甫在那兒呀？

柯勒西契 （走到棹子邊）他不在這裏呢……

布卜諾夫 譁咯咯！狗！狗！狗！—— 孛—— 孛——

土耳其的雄鳥別吠，別咆哮，喝酒吧—— 尋樂兒

—— 別悽傷呀！—— 我請每個人來喝酒—— 夥計

們，我是老愛請客的—— 要是我富有的話，我就開

另免費的酒肆啦！上帝保佑我，我會辦得到呢！另外

附設一個音樂隊來呀，每個人兒喝着吃着—— 聽

着音樂—— 和平地歇一會兒！乞兒們—— 來吧，你

們這些乞兒—— 進我的酒肆，就不要出錢啦！莎青

喲—— 你可以享有我的一半生財—— 就是那樣

吧！

莎青 你還是直爽地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給了我的

好！

布卜諾夫 我的全部生財嗎？就在現在好的—— 這

兒有一個盧布—— 這兒是二十個哥貝克—— 又

是五個哥貝克—— 還有向日葵子—— 完了！

莎青 那妙極了！送給我怕要靠得住一點吧—— 我

把牠去賭博好了……

米迪維德夫 我當證人—— 把錢拿來教我看管吧。

牠有幾多？

布卜諾夫 你你是一頭駱駝呀—— 我們無需乎證

人呢……

亞洛雪加 （跌足而入）兄弟們喲，我把腳兒沾溼

了！

布卜諾夫 去吧，把你的嗓子也沾溼了吧—— 那是

不會發生什麼事的—— 你是個好傢伙—— 你歌

唱，你舞蹈—— 那是一點兒也不錯咯！可是你要喝

酒，卻是太壞了—— 喝酒嗎，兄弟喲，那是有害的，十

分有害的呀……

亞洛雪加 我就是拿你來量度我自己的！你唯有酒

醉的時候，你還像個人呀…… 柯勒西契，我的手

風琴修好了嗎（歌唱而舞蹈）

『如其我的顏臉不是這麼綺麗動人，
我的戀人一定全然不會對我鍾情……』

孩子們，我凍僵了——天是這麼寒冷呀……

米迪維德夫 哼——我倒要問你，這個戀人是什麼人？

布卜諾夫 閉嘴！自今而後，兄弟，你不是個巡警，

也不是個叔父了！

亞洛雪加 只是一個叔母的丈夫吧？

布卜諾夫 你的一個女姪公子是在牢獄裏——另

外一個是快要死了呢……

米迪維德夫 (驕傲地) 你扯謊！她沒有死——她

祇是隱逸了——行踪不明……

(莎青狂笑)

布卜諾夫 都是一樣的，兄弟們，喲——一個人沒有

姪女就不成爲一個叔父啦！

亞洛雪加 你閣下大人請聽！退職山羊團裏的鼓手

歌吧！(歌唱)

『我的戀人富有銀錢，

我卻沒有一個銅片，

但我是個歡忭，

愉悅的少年！

啊，天可不是很冷呵！

(佐甫入。從此刻直到幕終之間，更有男女數人登場。他們都不著衣服，偃臥在牀上，喃喃的

咕嚕着。)

佐甫 布卜諾夫，你爲什麼跑開去呀？

布卜諾夫 到這兒來吧——坐下來——兄弟，喲

——讓我們一起唱我的心愛的歌兒吧，嚶？

韃靼人 晚上是睡覺的時間呀！把你的歌兒留到白

天再唱吧！

莎青 哦——不打緊的，王子——到這兒來吧！

韃靼人 你是什麼意思呀——不打緊的那樣又有

人會吵起架來呢——人家歌唱的時候，他們總老

是那樣子。

布卜諾夫 (走到韃靼人這邊) 公爵——不——

我意思是說王子——你的手兒怎麼樣了？他們要

把它砍下來嗎？

韃靼人 幹嗎？我們等着看吧——也許這是不必砍

去的……因爲手並不是鐵鑄的——把它砍下來並不需要什麼長久的時間呢……

佐甫 這是你自己的事兒，海辰加，你沒有手兒可總不是好事。人們都是從咱們的手和背來賞識咱們的呀——你失掉了你底手的誇耀，你就再也不是人了。只有運輸煙捲——才是你的手業吧！來吧——喝一些伏特加酒吧——別煩惱！

華仙尼雅（進來）喲，我親愛的房客們呀！外邊真是冷得可怖呀——雪啦，霏啦……喂，我的警士在這兒嗎？

米迪維德夫 就在這邊！

華仙尼雅 又是戴着我的斗篷還酗酒呢，嚟這是什麼意思呀？

米迪維德夫 慶賀布卜諾夫的誕生日……此外又因爲天氣嚴寒呢……

華仙尼雅（瞧一下子外邊）別裝傻，睡覺去吧！

米迪維德夫（入廚房）睡覺我決意——我高興去的——到了時候了——（退場）

莎青 怎麼一回事呀？你爲什麼對他這麼嚴厲呢？

華仙尼雅 朋友，你不能不這個樣子。對待他這一流人兒，就是應該嚴厲一些的。我已經把他選做伴侶了。我想過，他是能够有利於我的——因爲他是一個軍人——至於你，卻是個粗魯的傢伙……我呢，是一個婦人——然而如今他想起喝酒來了——

那如何能行呀！

莎青 你得選一個好人來做姘頭呢！

華仙尼雅 祇是尋不到更好一點的咯！但你不願跟我同居的……你以爲你自己太優越了！即使同居了的話，那也是住不到一個多星期的……你會把我和我所有的一切全在鬪牌上輸光呢！

莎青（狂笑）那是真的，女主人——我要賭博的……

華仙尼雅 是呀，是呀。亞洛雪加，喲！

亞洛雪加 他在這兒——是我，正是我自己！

華仙尼雅 你把我的事情當做閒談，這是什麼意思呢？

亞洛雪加 我？我什麼都說的——凡是我的良心所告訴我的一切。我說，有一個古怪的婦人呀！豐滿

的肌肉，脂肪和骨骼——重過四百磅囉。但是腦筋呢？——卻是不到一個盎司！

華仙尼雅 你是個扯謊鬼！我有很多腦筋哩！你說我打我的警士，這是什麼意思呀？

亞洛雪加 我想，你是幹過的——在你拉着他的頭髮的時候！

華仙尼雅 （發笑）你這傻瓜！你不是眼睛瞎了嗎，不是嗎？爲什麼把家醜去外揚呢？而且——這事情會傷壞了他的情感咧——那就是他喝酒去的緣由呀……

亞洛雪加 這是真的，顯然地，便是無論誰都愛伏特加酒呢……

（莎青與柯勒西契狂笑）

華仙尼雅 說吧——你咬牙嚼舌的，你究竟是什麼樣的一類人兒呀，亞洛雪加？

亞洛雪加 哦——我是個刮刮叫的第一流人物！是個百藝之拿手？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

布卜諾夫 （走近韃靼人的牀邊）起來吧！無論如

何咱們不能讓你睡着！咱們要徹夜歌唱啦！佐甫！
佐甫 歌唱——成的——

亞洛雪加 那末我來奏琴吧……
莎青 咱們來拜聽好了！

韃靼人 （笑着）好的——布卜諾夫——你這魔鬼——把伏特加拿來啦——一起喝吧——讓咱們有一個他媽的快樂的瞬間吧！末日快要到來了——那時候，咱們便會死的！

布卜諾夫 把他的酒杯也注滿了吧，莎青！佐甫——請坐下來，喲——兄弟們——一個人畢竟需要些什麼呢？看吧，比如說，我已經喝過酒了——而且我是快樂的啊！佐甫，喲，動手唱我的心愛的歌兒吧！我要歌唱——然後我再來哭……

佐甫 （開始歌唱）

『太陽東昇和西沉』

布卜諾夫 （和唱）

『我的牢獄永是陰森……』

（門猝然啓）

男爵

（站在門檻上，叫喊）喂——你們——來呀

——這兒來呀！——在外邊的廢墟裏——空地裏

——那遠處……那戲子呀——他自己上了吊了

啊……

（沉默。全體凝視着男爵。從他的背後，現出娜斯奇雅，她慢慢地睜開她那恐怖的大眼睛，走

到棹邊去。）

莎青（澀聲地）他媽的傻瓜——他把歌兒毀壞

了呀……

（全劇完）

幕——

e

單位：閱覽組 CL

來源：貢敏

日期：01-15-2008

足本華文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 3.00
E. M. Remarque: All Quiet
on Western Front.
愛的教育..... \$ 4.00
E. de Amicis: Heart, A
School-boy's Journal
黛斯姑娘..... \$ 5.50
T. Hardy: Tess of the D'Ur-
bervilles
小婦人..... \$ 4.00
L. M. Alcott: Little Women
好妻子..... \$ 4.00
L. M. Alcott: Good Wives
茶花女..... \$ 3.00
A. Dumas le fils: Camélias
悲慘世界(一名孤星淚)..... \$ 3.00
V. Hugo: Les Misérables
大地..... \$ 3.00
P. Buck: Good Earth
罪與罰..... \$ 6.50
F.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盧騷懺悔錄..... \$ 3.00
J. J. Rousseau: Les Con-
fessions
茵夢湖..... \$ 1.00
T. Storm: Immensee
聖安東尼之誘惑..... \$ 3.00
G. Flaubert: The First Temp-
tation of St. Antony
少年維特之煩惱..... \$ 1.50
J. W. Goe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初戀..... \$ 1.50
I. S. Turgenev: First Love
泰綺思..... \$ 3.00
A. France: Thais

俠隱記(一名三劍客)..... \$ 4.50
Dumas le pere: The Three
Musketeers
我的童年..... \$ 4.00
M. Gorky: My Childhood
沙寧..... \$ 4.00
M. Artzybashev: Sanine
少奶奶的扇子..... \$ 1.50
O. Wilde: Lady Windemere's
Fan
死的勝利..... \$ 4.00
D'Annunzio: Triumph of Death
苦兒流浪記..... \$ 3.50
H. Melot: Sans Famille
天方夜譚..... \$ 2.50
The Arabian Nights
格列佛遊記..... \$ 2.50
J.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金河王..... \$ 1.50
J. Ruskin: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伊索寓言..... \$ 2.50
Aesop's Fables
水嬰孩..... \$ 1.50
C. Kinsley: Water Babies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 1.50
L.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木偶奇遇記..... \$ 2.50
C. Collodi: The Adventure of
Pinocchio
金銀島..... \$ 3.50
R. L. Stevenson: Treasure Is-
land
魯濱孫飄流記..... \$ 3.50
D. Defoe: The Life and Adven-
ture of Robinson Crusoe

第一集三十大册 六千餘頁 四百餘萬言

合購價洋九十二元

特價國幣陸元郵費一元

分購每册照價一折

啓明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自五四運動直到最近的代表作

普及本每冊二角
全部二元
(寄費四角)

中國新文學叢刊

集一百餘人之作品 篇篇是名著 個個是名家

小說(一)茅盾等著(二冊)小品文(二)林語堂等著(一冊)

小說(二)郁達夫等著(二冊)戲劇田漢等著(一冊)

小說(三)魯迅等著(二冊)詩徐摩志等著(一冊)

小說(四)丁玲等著(二冊)書胡適等著(一冊)

小品文(一)周作人等著(二冊)日記與遊記韜奮等著(一冊)

▲每冊價洋四元(特價每冊四角)

硬面精裝 全書十大厚冊 二千五百餘頁 價洋四十元 特價祇售三元(寄費五角)

上海四馬路四百號
啓明書局發行

頁敏
880.55
0014

2699291

深 淵

Lower Dept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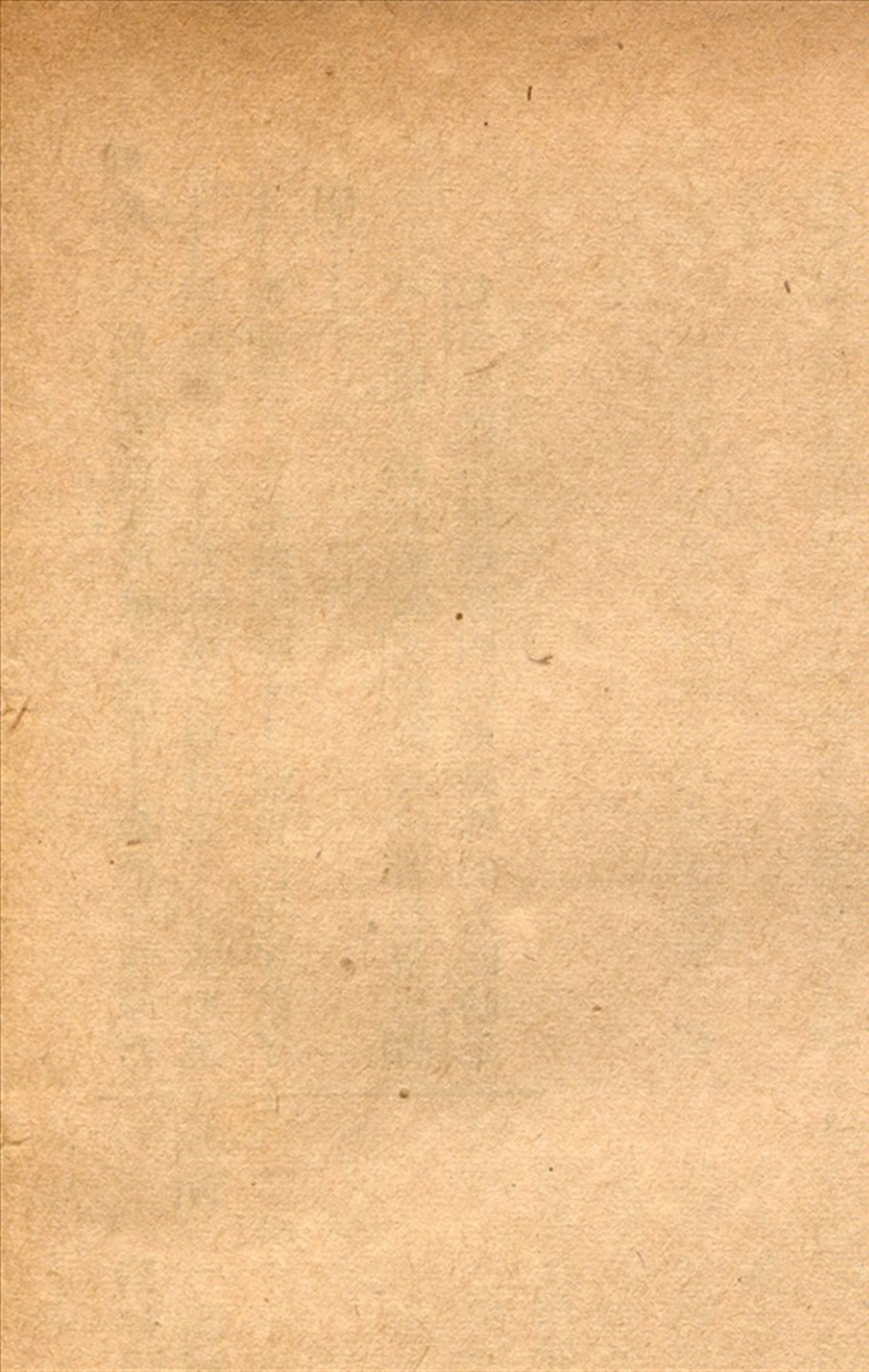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定	價	式	元
原	著	者	M. Gorky.
譯	述	者	謝 炳 文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52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699291